

說部叢書

第二十七集  
第五編

錯中錯

言情小說  
卷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舊小說

全部定價六元

零售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二册	六册	一册	四册	二册	五册
二元四角	三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說部之國粹

◎稗官之模範

此書為侯官吳翊亭先生所輯，蒐羅說部諸書，千有餘種，自漢魏六

朝以迄近代，都為彙集，（分訂廿册，共一千二百五十八頁）始於庚戌之夏，成

於甲寅之春，時經五稔，始克蕪事，洵小說中之巨觀也。本編有五大特色，採

取材料，悉出名家，**特色一**，佚文祕典，竭意搜羅，**特色二**，短簡長篇，選擇精當

**特色三**，鑑古鑑今，助人興會，**特色四**，且吳君之輯此書，本為示人作文門徑

而識，與尋常各小說迥乎不同，**特色五**，有此五大特色，愛讀者無不歡迎，刻

已出版，每部僅售洋六元，以副愛讀諸君之雅意。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册每册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五釐

本報所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附以圖畫譯叢雜纂筆記文苑戲曲等均耐人尋味。

## 舊小說

六 集二十册全部六元

吳曾祺編。上溯漢魏。下迄清末。凡千餘種之名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編。誠藝苑之巨觀也。

## 新小說

二百餘種另印目錄函索即贈

論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義俠偵探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不具備。文言白話兼擅其長。

## 林譯小說

五十種九十七册全部十六元

本館前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發行以來久為海內所傾倒。惟從前所印版本大小不齊。易散難聚。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 每册一角至二角

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擇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五(1025)

己酉年七月二十九日印刷  
己酉年八月十四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廿五日三版發行

(錯 中 錯 二 册)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發行人兼 商務印書館

右代表人 上海棋盤街中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溪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錯中錯卷下

## 第二十五章

倫敦各報紙。多有載洛孟與西卑結婚事者。咸盛稱西卑之才貌門第。與洛孟均相稱。可謂美滿良緣。無絲毫缺憾。自此洛孟當長處賜士尼賜士府中。不復浪遊矣。社說一播。遠近喧傳。稠人廣座。資爲談柄。惟閨秀中有心許洛孟。而思與聯婚者。則既羨且妒。不願談其事。而美翠則絕無所聞。然即聞之。當亦忽然不復置懷。蓋自受洛孟之冷落。被洛孟之斥逐。此心灰冷。早不以洛孟視洛孟矣。惟念及沮倫處所遇工人。則隱約腦中。復現彼數年前在窗外攀籐話別。交換信物之洛孟。加爾時高頓病未愈。美翠不得不極力看護。幸以此分其心。不致日夕縈繞。然一

或謂此工人之伐石聲。則又增一度之記念。常自歎五年中備嘗此況味。歷久未

百。明明已見冷落我。斥逐我之洛孟矣。宜可自解。偏又有此形神俱似之工人。

珠環。前直令我驚心動魄。謂我未忘洛孟。因而有此幻象耶。則此工人之容貌



笑言。胡乃確似。縱洛孟不應有二。奈我自見此工人以後。竟將無情之洛孟。視爲優孟衣冠。且疑此中必有極曲折之情節。以意揣度。並十得五六。而此工人既失記憶力。遂使我終日如對鏡花水月。未從證實。讀者須知美翠本一極聰明之女子。遇事豈無斷制力。無奈鍾情太深。而遭逢又復奇譎。遂使柔腸一寸。一日九迴。欲竟認彼無情之洛孟爲洛孟。而決然捨去之。不忍。欲竟認此逼肖之工人爲洛孟。而毅然結合之。又不能。且既視賜士尼之洛孟爲僞。則不能謂洛孟無情。倘此工人非是。而結合之。甯非負洛孟乎。美翠至此。蓋難乎其爲難矣。沮倫每日在樓下。遇美翠。必殷殷詢高頓病狀。並欲邀之赴工廠。爲美翠再琢一像。美翠亦頗欲前往。而高頓之病。淹纏不愈。美翠不能輕易相離。欲爲旅行。俾換納新鮮空氣。醫者又云未可。且高頓終日沈睡。偶一起行。便覺眩暈喘急。惟施拉士來。則稍稍起坐與談。施拉士又常出微資付高頓。謂係書價。高頓生平。惟此書爲彼第一慰情事。談之甚樂。故美翠於施拉士亦不復遠避。轉常爲其祖望之來。施拉士又極力

飾爲謹慎。冀得其祖孫歡。每當美翠工作。必凝注不眴。美翠則絕不舉目一視。加拉士亦知一時難驟移其愛情。惟冀緩圖之。且自喜網羅密佈。彼必不能出我掌中也。一夕。不幸之事至矣。施拉士是夕之來。較平日爲遲。高頓復問售書事。且言生平希望惟此。諄囑再三。施拉士祇唯唯而已。高頓旋復倚椅睡去。美翠扶其首。以軟墊爲襯。項下。轉身復坐。問施拉士曰。君見吾祖病狀較好否。施拉士答曰。已較好矣。吾等不日可偕往海濱。俾得靜養。美翠平日本極厭施拉士之聲。此次聞其言。頗覺入耳。而希望其祖病愈之顏色。悉流露眉宇間。復吁氣言曰。但願妾祖能復舊時強健。妾願足矣。語竟。俯首復理其女紅。然其目已不注手中物。迺首他視。彈其淚點。少頃。復強笑曰。吾以爲久居倫敦。殊令人神困。若仍居鄉間。必能暢快。君試爲妾思之。何時始得償斯願乎。施拉士曰。令祖全愈。即可往矣。至若經濟問題。不勞注念。印刷所尙可先付若干也。美翠低首久之。旋現躊躇色。乃曰。此亦非久計。若常常支付。迨此書出版。恐已無款可取矣。今妾有一事求君。然此事甚

易不過欲知君友之在印刷所者爲何名耳。施拉士聞美翠此問。其答語頗似艱澀。曰。姑娘欲知其名。意又安在。美翠曰。無他。妾祖書中花卉之插畫。均妾所繪。意欲往問彼。妾可以繪畫謀生計否。施拉士曰。以我思之。恐非易事。且姑娘現在看護令祖。又作女紅。奚暇更及此。美翠曰。妾每日必有數句鐘枯坐之時間。亦屬無謂。故求君告妾以君友之住址姓名。俾妾詣彼一問。此時施拉士若已被美翠破隱謀者。面色青白。舉止倉皇。一時竟不能作答。囁嚅久之。乃低聲曰。吾料去亦無益。且姑娘必欲如此。何妨吾代問乎。美翠曰。屢次勞君。妾甚不安。莫若妾自往爲佳。且妾亦宜自立。不能長此依人作計。施拉士仰首冥思良久。忽曰。姑娘以我代勞爲不安乎。倘我以此事實情見告。姑娘能不怒否。美翠立放其手中針黹。問曰。何事耶。施拉士曰。此事我實不敢告姑娘耳。美翠曰。我不解君有何事。乃隱不我告。請言之。施拉士曰。特吾如是。亦不過欲姑娘及彼……言至此。回首視高頓。續曰。不過欲姑娘及彼心安耳。美翠驚曰。君究何願。……此書實未售出。美

翠聞言急起立。瞪目視施拉士。施拉士曰。姑娘勿爾。姑坐下。願舉吾說。吾曾將此書。備示各書坊。均不受。吾恐令祖孫一聞此耗。必大憂慮。且知君等現在所希望者。惟此書耳。故吾惟有盡能力所及爲之。以免令祖孫擔憂。美翠目注其祖。悽然曰。奈何奈何。若渠聞之。恐失生命矣。然則所謂印刷者先付之款。皆君之資乎。曰。然。但此亦平常事。不必注意。吾以爲對於最好之友。！語未畢。美翠急接口以亂其言曰。君何必如是。讀者諸君。須知凡人愛情一熾。如火上炎。不可復遏。毋論其人若何蠢愚。若何怯懦。而一經愛情所鼓盪。勇氣且百倍。施拉士於是毅然謂美翠曰。姑娘豈尙不知我心乎。吾所以爲此者。蓋欲博姑娘歡心耳。吾每爲姑娘謀一事。無不求姑娘快樂。苟姑娘有纖悉爲難者。直較我身自爲難。尤有甚也。美翠一聞其言。陡退數步。面含羞憤之色。施拉士復曰。吾自幼與姑娘生長於賜士尼花園。相處已久。吾最愛姑娘。但吾甚不解姑娘意。胡爲見我輒似不樂。我非跛非瞽。非有殘疾。胡爲一聞吾愛爾之說。卽如遇蛇蝎。退避不遑。姑娘卽不爲一己計。

亦宜爲乃祖計。姑娘甯忍聽其窮餓以死乎。姑娘試思之。植物書已無人領受。將來生計何堪設想。設能允嫁我者。我當自籌資刷印此書。或者可得消售處。且可與乃祖同往最適宜之地養疴也。施拉士委婉求婚。其言亦頗自可聽。顧美翠則漠然弗爲動。且彼深信其祖之植物書爲多人所贊頌。何至竟無處可售。又覺施拉士一啟口求婚。卽爲此啗嚇要挾之言。其人尤爲可鄙。乃答曰。君何必作此言。徒爲詞費。此書旣難售。請卽付我。我當更託人圖之。時施拉士正欲前握其手。聞美翠語。乃縮退不迭。面色紫漲。顫聲曰。噫。吾知姑娘此後且不受我一先令矣。美翠曰。然。吾此後必不受君一先令。吾將以針滯自給。施拉士曰。雖然。姑娘尙宜諒我愛爾之切。吾對於令祖孫。無微不至。自問於友道亦可謂盡力矣。吾所以如是者。不過欲博姑娘歡心。勿過憎惡我耳。吾非求爾一旦允我之請。卽以數星期之時間。俾爾思之。然後覆我。亦無不可。美翠曰。君母多言。吾不嫁君決矣。施拉士曰。爾謂以針滯自給。吾恐爾一月中不能得三先令。吾敢斷言。倘爾許我爲妻。吾能



爲爾最得意之夫婿。決不使爾有後悔也。美翠姑娘。請熟思之。吾今暫去。數星期後。再聽爾覆我以佳音。美翠曰。請勿復言。第以書付我。

第二十六章

翌日。美翠自外購物歸。適與沮倫相值。沮倫握美翠手曰。吾甚喜見姑娘出外。蓋姑娘能離令祖病榻之側。則其病必輕減矣。然姑娘神色胡疲憊。大約以久困一室故。請問姑娘。今日能效前日之消遣法否。美翠答曰。可。言時。忽憶昨夜施拉士對己之事。不覺低聲太息。沮倫出表視之。復謂美翠曰。早膳後。可請至工廠。美翠曰。倘妾祖可以安臥。暫無需妾之事。則妾必來。言已。頷首入。早餐後。高頓甚安適。美翠乃託忒路德看護其祖。自赴沮倫工廠之約。時廠中人方作工。前度所見之少女。正坐沮倫側。畧舉首視美翠。沮倫則且刻石像。且招呼美翠曰。請暫坐。不久我將完工。美翠遂至玻璃窗下。向外觀覽。見克利以一載石小車。方挽運石塊。美翠心怦怦然自忖曰。洛孟何至自薄如此。殆祇貌似耳。我何可以作此粗工之人。

指爲洛孟。然凝神注視。則又覺其神情逼肖。或是或非之見。交戰於中。頃刻間又覺身搖搖如入雲霧矣。沮倫已竣手作之工。送少女出。美翠亦未覺。直待沮倫行近其前。呼曰。美翠姑娘。美翠始頓然一驚。額上津津汗出不止。似聞沮倫向己有所語。顧耳中亦弗之辨。第含糊應曰。可。沮倫笑曰。我問姑娘久立不覺倦耶。美翠赧然強笑應曰。妾以爲丈邀我坐耳。此時始知少女已行。遂就身旁一椅坐下。沮倫指一椅曰。請姑娘坐此向光之處。我今日將摹刻尊顏。美翠乃移坐。以面向窗。此時以一絕代佳人。就一絕技雕刻師之摹刻。似造物亦憐其憂傷憔悴。特假片石爲駐芳顏也。沮倫心摹手追。較平日尤爲注意。又間作解頤語。使美翠歡笑。顧雖如是。尙時聞美翠微歎聲。蓋沮倫之詼諧。終不敵窗外鑿石丁丁之響。足生其感懷耳。頃之。沮倫舉首問曰。爾倦耶。美翠曰。否。沮倫曰。今可暫請休息。吾已得尊範之大概。美翠曰。妾本不倦。丈旣命休息。姑從丈言。遂行至業經雕就之各石像前觀覽。室門忽闢。一人進。繫犢鼻褌。視之。卽克利列除望也。美翠胸口突突躍不

止。急隱身立一最大石像後。竊窺之。見克利手持一石至沮倫前曰。此石不佳。美翠一聞其聲。血管沸騰。如被雷殛。卽腦膜心胞亦似將崩裂者。噫。前日賜士尼第中歡迎之洛孟。無此驚人聲浪也。當時謂人長音變耳。今乃宛然呼沼謝之聲。叱施拉士之聲。定婚呼萬歲之聲。臨別道珍重之聲。五載不聞。茲胡爲復入我耳中耶。雖其聲較前略雄壯。然實絲毫未爽也。美翠此時。幾將脫口呼洛孟矣。已而淚蘊於睫。乃屏息扶一石像立。聞沮倫問曰。爾云何。克利曰。此石甚巉巖。不能適用。及言至此。忽止不語。蓋已瞥見美翠未完全之刻像。因卽雙目注視。不暇畢其語也。沮倫曰。何故。爾亦喜此像耶。沮倫言時。潛搖手示意美翠。弗令出。克利低聲答曰。此像極佳。未悉是爾懸想構成耶。抑真有是人耶。沮倫曰。爾試猜之。克利曰。吾不能猜。此貌恐非人間所有。或由爾理想得之耳。但是。至此又不語。且以雙手掩目。沮倫曰。如何。克利曰。我似曾識之。或曾到此室耶。沮倫曰。若曾到此室。爾應早見之。何致詫異若是。爾生平所見女子。有似此者否。克利搖首曰。吾自失記。

憶力以來。所見女子。未嘗有此。以爲造物生材。不過如是耳。克利言時聲甚低。美翠立遠。不能悉辨。但見其兩手摩挲此石像不已。沮倫又問曰。爾見此甚快樂耶。克利舉手撫額曰。然。此時顯出決非一粗工之態。沮倫曰。此爲一少女之像。其人與吾同居。爲吾之友。俟其來時。爾可留意觀之。爾是少年人。目力當勝我。或此像尙未相肖。亦未可知。沮倫言時。卽以手招美翠。美翠遲疑久之。始緩步出。當美翠前行。值克利回首。二人視線一交。美翠又如被轟雷掣電。雖極力自制。而面色青白。幾亦如所刻之石像。克利亦瞪目不少瞬。良久。沮倫問曰。爾覩之。此卽吾友。所刻似否。克利曰。甚似。且極佳。復向美翠曰。爾能示我以名否。言時。雖極沈靜。而聲已顫震。美翠聞言。益顯知其爲洛孟。欲答不能。因其心中跳盪不已。鎮攝久之。始答曰。吾名美翠。高頓。克利聞其名。心中反復誦之。雙目頻視美翠。沮倫問曰。爾從前曾聞此名否。克利似已忘沮倫在旁。聞沮倫問。始搖首答曰。未聞。沮倫曰。吾曾將爾之歷史。告此姑娘。克利微笑答曰。是乎。又謂美翠曰。姑娘。爾以爲奇否。美翠

曰。吾不以爲奇。但君亦甚苦矣。言時。淚下不能忍。克利似非常感激。曰。然則姑娘甚憐我耶。姑娘誠慈悲。但不必哭。吾無足值姑娘之淚。且吾亦不甚苦。沮倫此時仍刻其像。且謂克利曰。美翠姑娘極仁愛。彼甚憐爾。彼尙有祖父居此。現其祖有病。彼甚以爲憂。克利曰。彼祖病乎。我聞之亦不安。爾以爲。沮倫曰。爾欲何言。克利曰。爾以爲彼祖肯見我否。我知病人。有時喜與不相識之人晤談。沮倫舉首視美翠。美翠曰。可。沮倫向克利曰。美翠姑娘。已允爾請。克利聞言。面有喜色。曰。吾何時可往乎。美翠回視沮倫。沮倫曰。卽今可去。吾本欲令爾選石。擬照姑娘再摹一像。今姑娘神態頓變。雖在此無益。克利爾可送美翠姑娘歸寓。卽視其祖。克利欣然入室內更衣。美翠視線亦隨之入。沮倫曰。姑娘與此人一見如故。吾究不知此種感情。何由生發。彼向待女子極有禮儀。姑娘不必以初識畏遠之。美翠此時已無可復爲飾詞。但應曰。不妨。沮倫曰。彼苦於不憶前事耳。雖爲一工作人。其舉動實多不類。時克利已濯手理髮。易衣出。向沮倫畧一鞠躬。卽開門立門側。待美翠



先行。沮倫起送美翠。且曰。明日高頓先生無恙。可請再來。美翠曰。可。遂與克利偕行。克利曰。姑娘坐久。盍從克街一繞。由巷後回寓。藉以紓散可乎。美翠允之。克利於途中常若有所思索。然極留意扶持美翠。行抵克街。突遇一馬車至。急牽美翠手。使不與相撞。美翠曰。謝君援手。吾幾爲所窘。吾不解此處馬車。胡皆攘攘如赴救火會者。克利曰。然。姑娘平日出外。常係一人獨行否。美翠曰。然。妾祇一祖父。今久病。不能伴妾出外。克利曰。姑娘處境真孤寂。美翠曰。君亦孤寂與妾相等。克利微笑曰。姑娘與我不同。男子可自立。美翠曰。妾雖女子。然亦能自護持。克利聞此言。注視美翠。若含有無限愛惜者。曰。爾雖能自護持。以我思之。正不知姑娘有多少苦況耳。我在此間。亦祇與沮倫一人款洽。尙不自覺寂寞。沮倫爲一最善之人。姑娘以爲如何。美翠曰。然。我覺其所言悉近人情。故常與暢談。克利曰。此處街道擁擠。姑娘亦喜倫敦否。美翠曰。否。倫敦雖爲一著名之地。惟妾鄉居慣。頗不耐此喧闐紛擾。克利曰。爾向居鄉間耶。吾聞爾鄉名。爾嫌唐突否。美翠曰。鄉名擔士。吾

所居宅。爲賜士尼賜士花園。美翠言此時。目注其面。以爲其一聞此名。必有感覺。不謂克利仍漠然。俯首畧思曰。鄉名園名皆好。然吾似生平未聞人道及者。美翠十分失望。不覺長歎。克利曰。姑娘何故太息乎。美翠面微頰。答曰。無他故。偶有所感耳。又曰。此處卽妾寓宅矣。言竟。啟門先入。克利隨之登樓。時高頓閉目臥軟椅上。忒路德語美翠曰。姑娘去後。令祖睡甚穩。回首忽見一雄偉男子立身旁。因曰。此姑娘之友乎。美翠曰。然。忒路德。我渴須茶。望取一壺來。忒路德唯唯出。美翠乃解外衣。去冠。行近火爐。檢視茶盞。克利微推美翠曰。望爾任我相助。言已取盞。以水滌之。並拭以巾。狀甚諳悉。美翠曰。君何以竟習此。克利曰。吾一人久居。諸事皆自爲之。美翠聞言。又微歎。克利自言曰。陳設甚精。由此可知居此者之性情。又曰。姑娘請原諒我。吾常常一人自言。蓋以可談者少。故漸成此習慣耳。美翠曰。此不妨。又曰。妾祖醒矣。高頓舉朦朧之目。注視二人。猛然起坐。雙手扶椅背呼曰。洛孟胡爲來此乎。美翠見其祖面色忽變。急趨前扶之臥下。低聲曰。祖誤認矣。彼非洛

孟。乃克利列除望也。高頓注視久之。似尙不信。又閉目少時。始謂克利曰。請君諒我。隨問美翠曰。爾適言彼何名。克利代答曰。吾名克利列除望。丈爲吾所驚。吾心殊不安。已而復曰。吾今可去矣。高頓曰。不必速去。請坐下一談。吾在此友朋甚少。克利乃復就坐。問美翠曰。先時令祖誤認我爲何人乎。美翠曰。彼呼君爲洛孟耳。克利又連道此名數次。復以手撫額凝思曰。何故誤吾爲彼乎。美翠曰。吾祖病久。心神常恍惚。每睡醒時更易驚恐。君從前曾聞此洛孟之名否。克利曰。洛孟耶。是何人。吾未之聞也。

### 第二十七章

克利攜帽欲行。美翠口。請君在此午餐。克利遂復坐下。美翠見其磊落從容。既無粗鄙之狀。又無瑟縮之態。因念石工中乃位置吾情人。且使彼失却記憶力。造物胡不仁耶。此時美翠驚憐悲喜。錯雜以陳。竟難自制。斟茶時。手顫壺幾墮。克利雖目不他眴。注視之。顧彼於美翠。正如隔世相逢。具感情而忘事實。故轉較安詳也。

少頃。克利問曰。姑娘。令祖誤以我爲洛孟。洛孟爲何人耶。美翠曰。此人亦妾從前之友。乃一伯爵嗣子。將來應襲其爵業者。克利曰。若使洛孟聞令祖誤吾爲彼。彼必不悅。以一貴遊公子。謂與貧乏工人相似。似辱彼矣。美翠曰。君甚貧乏耶。美翠此言。衝口而出。以其聞克利自稱貧乏工人。不勝痛惜。竟忘擇言。若就英國通俗而論。以此語問答。於禮爲極不敬。鮮不遭人怪責者。然克利絕不介意。坦然答曰。然。但貧乏之人。苟能心境無怫戾。亦與富人等其樂。吾所得工值。每星期三十先令。但無嗜好。得此已足敷用。吾之居處。在海旁賃一樓房。取其租值廉。屋雖小。吾臥起餐沐。皆在其中。然姑娘未見吾屋。以彼較此。幾訝是處爲皇宮矣。克利每星期得工資三十先令。本不必賃居一小樓。惟其人落落性成。不喜計量出入。雖處此境。餘資每分惠於貧人。美翠亦不省此三十先令之值。以爲其僅足如此。乃曰。君亦苦彼屋逼仄否。覺寂寞否。克利略思始答曰。然。但吾非長日處屋中。每日工餘則散步於海岸。或遊行市上。及睡時始歸。亦不甚覺其逼仄。岑寂則有時不

免。此亦人之常情。惟吾不自解。每當獨坐一室。心中常若有一思念之人。不在吾左右者。美翠覺克利此言。似有感覺。乃以言挑之曰。或君未失記憶力前。曾有此思念之人耶。克利曰。或然。但思之則茫然耳。因指高頓謂美翠曰。姑娘必甚樂。蓋姑娘尙有此親愛之人在也。美翠聞此言。既傷克利之孤寂。又觸已心之結念。而回首見蝶。曲昏臥之病祖。祇餘瘦骨一把。不禁百感交集。含淚答曰。妾在世間。所愛者惟祖父一人耳。吾有祖父。尙稍慰一二。克利似甚欲有以慰美翠者。而不知所措詞。乃向高頓述其在船廠作工時事。並言沮倫工廠中各種石質。高頓似聞非聞。含糊應答。美翠從旁聽之。一則於船廠及石工廠以前。若無身世。一則並眼前之問答。亦復懵然。以一明處二暗之間。雖有萬千言語。何從向說。時已餐畢。忒路德正撤食器。美翠執一杯方注之茗。忽以授之。忒路德不解。問曰。姑娘飲我以茗乎。美翠猶未覺。曰。爾并撤去。忒路德曰。此茗也。美翠乃知誤以茗杯爲食器。噫然半响。始強顏爲笑。置杯於案。俯首默默。忒路德嬉笑而出。克利亦起告別曰。姑



娘不以吾下次再來爲越分否。美翠意欲訂其必來。思所以措詞。克利見美翠未答。面色轉赤曰。姑娘請原諒。吾知此問已爲越分矣。然不能不作此想。吾等初交。而一見竟如故人。妄言絮絮。姑娘必惡之矣。美翠曰。否否。請君常來。吾祖今在病中。長日二人相對。愈覺鬱鬱。君來與談。妾所極喜。克利欣然應曰。諾。遂與美翠握手。美翠覺其用力相握。似不忍遽釋者。久之始別。美翠忽忽如有所失。晚餐亦未用。至高頓睡後。猶獨坐燈下。而半夕之女紅亦廢矣。克利歸途。心極快暢。如復得其已失之生命。覺自此更無處非樂境者。行步較往常尤疾。美翠之幻影。若與之相伴而前。街上行人。皆止步而視。見其狂喜情態。以爲此人非在太平洋。覓得一新世界。卽在五印度集成一大公司矣。時有一丐食小童。隨其後求乞。而克利初不之覺。俄回首始見。乃抱起此小童曰。不幸之小童。汝如是年幼。在此茫茫世界中。竟無一親愛之人。憐恤汝乎。又問曰。汝無資耶。汝餓耶。可憐此小童自有生以來。未嘗聞此仁愛之言。喜極而笑。笑已復哭。克利遂傾衣袋中所有之錢。悉與之。

曰。可持此速往購食物。丐童持錢跳躍而去。克利返至寓樓。似覺此房不足容其興采。推窗四望。又覺海水不足喻其樂趣。旋從衣袋出煙管。意欲吸煙。而忘其煙已告罄。又摸索衣袋。欲出錢購煙。而忘其錢已悉與丐童。卽晚餐之麵包。亦無資購食。而克利絕不悔。非特此也。因喜極之故。至登榻不能熟寐。破曉始朦朧入夢鄉。偶一輾轉。猶呼美翠之名。此雕刻工人。至是乃墮入情網矣。次日。沮倫遣人往問美翠。能否再赴工廠。鑄其未竟之像。美翠許諾。然至午後方到。時前度所見之女郎。又坐沮倫側。沮倫曰。吾待姑娘未至。乃鑄他像。再半句鐘卽完工。請爾略待。美翠曰。妾暫去半句鐘。後再來。沮倫曰。不必。恐爾去便忘來矣。請至庭中。代我擇一良石。克利必能助爾。彼最能辨石質也。是時克利正在庭下治石。美翠行近其前。尙未覺。俄而猛舉首見之。不覺爲之一驚。椎鑿均墮地下。繼而喜曰。美翠姑娘。吾不意在此復與爾晤也。吾方在思索昨日事。美翠曰。沮倫先生命取一佳石。克利曰。吾爲擇一最精者與爾。言已四顧。遂肩負一石至美翠前。美翠曰。君不覺此

石沈重乎。克利置石於地曰。否。吾體甚健。又曰。此石誠不易得。恨吾不能作肖像。美翠曰。爾欲學此乎。克利曰。但爲今一時計。甚欲能之耳。今早吾見姑娘像。欲向沮倫先生。美翠曰。爾欲沮倫先生如何。言時出巾拂石擬坐。克利急解衣鋪石上。曰。可坐此衣上。美翠曰。不必。克利曰。石上塵多。坐衣上較好。美翠微笑坐下。曰。不惜塵污君衣乎。又曰。頃爾謂欲向沮倫先生如何者。能爲妾續言否。克利曰。欲向沮倫先生乞姑娘肖像耳。但吾慮沮倫先生鑄姑娘像難於他人。彼必耗費其心神。乃能毫髮不爽。未審其許我否。美翠俯首默然。克利復檢斧修石。美翠曰。爾作工殆必甚勞。克利停斧。略似思忖狀。答曰。初時未嘗不覺其勞。茲則習慣成自然矣。且今日工作。更當較往日爲勤。因吾昨晚未睡。今日來廠太遲。故以勤力補之。美翠曰。爾何故亦！言至此。頓止。少停。復曰。爾此時覺倦乏否。克利曰。吾體健。不甚覺倦。又曰。高頓先生今日略愈否。美翠曰。尙如昨日。克利曰。吾昨日似驚擾之矣。美翠曰。否。克利曰。吾可再訪姑娘乎。美翠曰。爾恐吾祖不願君往耶。君母慮

此。妾等甚願君往也。克利尙欲有言。沮倫已刻舉女郎之像。出至院中。蓋美翠已與克利談逾半句鐘而未覺也。乃起謂沮倫曰。克利已覓得佳石在此。沮倫命克利攜入工廠。時鑄像之女郎。正欲出門。驟與克利遇。斗然變色。曰。噫！此女郎之聲。尖利而急。雙目注視克利面。身搖搖欲仆。沮倫問曰。何事。爾暈乎。女郎不答。以手拭目。再向克利審視。克利意甚憐之。曰。彼必因坐久致此。吾爲取水來飲之。言已。急攜杯注水授女郎。女郎接杯手顫。問克利爾識妾否。克利曰。不識。祇在此工廠瞥見姑娘一二次耳。女置杯桌上。以手理其頭上之巾。狀似畏寒者。匆匆出門去。克利立沮倫前。似欲有言。而沮倫已開雕美翠之像矣。克利忽悟立此廢時失事。遂出庭工作。直至美翠歸時。克利尙手不釋斧。美翠知其欲補遲起之工。不再擾之。略一睨視而已。比返寓。見施拉士方坐待。強與握手。俯首不語。施拉士曰。昨日我未來。頗歉仄。因日來事甚冗也。又曰。我前日所言。爾想已審思之矣。爾苟與我結婚。我必能爲爾最合意之夫婿。蓋吾善賈。十萬鎊不難致也。吾二人可以同

駕壯麗之馬車。縱遊勝地。其樂何如乎。施拉士言此時。聲甚高。致將高頓驚醒。翻身問曰。施拉士先生。爾來乎。又曰。承代售吾書如何矣。可以憑據示我否。施拉士曰。此書不久即可出版。答高頓此言後。復對美翠曰。洛孟已與西卑訂婚。各報均載其事。爾曾見之否。美翠冷然答曰。是乎。蓋美翠心中早視克利爲洛孟。而施拉士則猶欲藉此以絕其向洛孟之感情。故絮絮述之。美翠思以己遇克利事。告施拉士。既念不如不告爲愈。遂中止。施拉士又曰。彼二人訂婚。誠屬相當之匹偶。洛孟爲一鄉巨擘。西卑亦宦室令嬢。然吾不甚羨之。蓋西卑實一薄情人。冷如霜雪。而洛孟之性情。亦復暴戾。此等伉儷。將來必無好結果。美翠低聲曰。吾甚望彼等均無缺憾。施拉士曰。吾亦云然。聞洛孟近日方竭力以博西卑歡。並欲爲西卑刻一肖像。訪求名手。不惜重金。囑吾爲之代聘。我已代問數處。均須先約定工值。然後從事。顧吾知洛孟性情。必不計工值之多寡。但須刻手佳耳。美翠曰。此間有雕刻名家沮倫先生。卽居樓下。君未之知乎。施拉士曰。吾乃未聞此名。彼居此僻巷。



中。恐未必是名手。美翠曰。否。彼性惡罵耳。其技恐倫敦中無匹。施拉士曰。果如是。吾卽往訪之。亦吾挹取洛孟金錢入吾囊中一機會也。美翠曰。此言吾不解。施拉士笑曰。我亦知爾不解。實告爾。吾父來信。謂洛孟揮霍。勢如秋風落葉。然則其金錢不入吾囊中。亦入他人囊中耳。言時。目注美翠。見其容色莊重。如惡聞此言。乃曰。爾憶我前日所言耶。尙無以覆我乎。又曰。我且往晤沮倫。

### 第二十八章

耶穌誕日。賜士尼賜士伯爵府中之洛孟。廣招賓朋。爲祝賀之盛會。裝點鋪陳。窮極奢麗。早餐後。賓客畢集。彈琴蹴鞠。跳舞博局。悉任其便。其喜獵者。則從洛孟出獵於近地。獵畢而回。羣人猶未有一散者。亦可見與會之豪矣。洛孟乃以獵得之鳥獸。一一分贈之。餘付庖人。命烹以饗客。及夕。電燈四照。歌舞尤酣。一鄉之人。上中流品皆得與斯會。其不得與者。但聞門外之歌。莫染鼎中之指。有嘖嘖歎羨而已。雖或心非其所爲。亦憎於衆譽交稱。不敢發一言相詆。噫。黃金爲造成名譽之

原料。信足以歎動一時矣。一日洛孟就西卑處長談。及辭去。爹拿茂夫人語西卑曰。吾觀邇來洛孟之舉止。太覺放蕩不羈。似已失其常態矣。西卑臨窗目送洛孟。至於望塵不及。乃回首答其母曰。母以爲如是耶。然吾謂彼今日馳馬過速。故言語似輕躁耳。爹拿茂夫人曰。不獨今日。吾覘其所爲。均不免疎狂輕忽。如前夕宴客時。其意態亦足令人訝詫。殆或因飲酒過度耳。西卑微笑曰。彼已覺阿母之意。頃向兒言。謂並非飲酒過度所致。乃以兒坐其側。又念兒不久卽屬於彼。故喜極而呈是態也。夫人微側其首曰。然乎。西卑曰。然。兒以爲愛情之蘊蓄於中者。卽靡不發見於外。卽兒對於彼之熱心。亦非能自秘。但不若彼之悉形於面耳。洛孟此種情態。吾知其成婚後必當漸斂。母母以爲憂。少頃復笑曰。母知洛孟近來常向兒言一事否。夫人曰。吾烏知之。西卑曰。彼欲爲兒雕一半身石像。彼向兒索取照片。已不知凡幾。尙不滿意。謂必求一至高之名手。爲兒雕像。乃足盡兒神態云。夫人驚曰。此舉於禮不合。從未聞以未婚之夫。而爲其妻雕刻石像者。除非該女爲

一時最有名譽之閨秀。始可行之。西卑傲然仰首而笑曰。兒之名譽。尙不足震動一時耶。卽倫敦各報紙。亦多有摹登兒肖像者。況兒與洛孟訂婚。早已轟傳遠近。誰不知之。夫人太息曰。吾當時對於爾之婚事。初無不愜意處。惟近見洛孟如此舉動。竟不能不爲爾憂。日不能忘彼不幸之伯爵。以一常年臥病之人。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寂處一室。直不啻長埋黑暗地獄。而彼洛孟縱遊無忌。自樂其樂。似已忘有此伯父者。伯爵亦良可憫矣。西卑搖首答曰。洛孟烏能代彼之苦惱。且伯爵亦曾歷少年時代。應知少年人自有此樂趣。夫人面忽頰曰。無論如何。吾必不願彼爲爾雕刻此像。西卑揚揚有得色。答曰。母言之晚矣。洛孟曾告兒。謂所延雕匠。今日已自倫敦起程。約兒與母明日往賜尼士府。且言此雕匠爲近時最有名者。彼述其名。兒已忘之。彼於府中備一室。爲雕匠下榻所。以便其悉心摹刻。彼尙有一語。母得毋更詫怪乎。彼謂兒之石像雕成時。當送往美術學堂。爲繪畫士女之標本。如是則豔名四播。且可垂諸久遠。夫人曰。爾如何答之乎。西卑曰。兒所答語。

諒非母所樂聞。可勿更言。言已。手一書。坐睡椅中。欹倚而視。夫人知不能阻止。亦遂聽之。讀者須知此應洛孟之聘者。非他人。卽沮倫也。沮倫旣允洛孟。命克利偕往。克利因不忍暫離美翠。踟躕不欲行。沮倫問曰。爾不捨此英倫耶。卽暫離數日。亦不可耶。克利不能拂主人意。乃強允之。登車時。沮倫謂克利曰。吾所以攜爾往者。爲恐彼處人太雜。喧囂相聒。欲命爾爲我守室門。爾並可先對彼等說明。謂吾重聽。且性剛愎。若向多瀆。則發咆哮。使彼等不復擾吾。有事卽由爾轉達。如是而已。克利曰。諾。旣而車行將抵擔士。克利忽探首窗外。注目凝視。如有所思。沮倫問曰。爾思何事。克利曰。吾追憶從前曾否居此鄉耳。沮倫曰。爾能記憶否。克利曰。不甚了了。然頗觸目驚心。或曾居此。亦未可知。沮倫因不喜居賜士尼府。乃投一旅館。部署行李畢。坐近火爐。克利亦在其側。沮倫曰。吾聞彼府中乃爲執袴羣集之所。此輩好作驕人態。故吾不喜與相接。然吾甚欲知請我雕像之女郎。其貌能及吾廠中近鐫者否。克利知指美翠而言。面色忽微頰。已而答曰。主人近鐫之像。尙

未完工。胡卽置之而來此乎。沮倫笑曰。爾胡不知。彼洛孟出多金聘我。我故允之。美術家以能動遠方之觀聽爲樂。且吾試問爾。譬有一巨鑽石於此。爲世界罕有之寶物。石主人命工人爲之琢磨。琢磨之工人。因愛此鑽石。乃垂涎至於顛狂。比工竣。石主人取之去。此工人不見前時之美鑽。則雖甚垂涎。不久亦當回復其本性。吾之對於此石像。亦猶工人之對於此鑽石矣。吾知美翠姑娘。必得一美少年爲之匹。非老夫所得垂涎也。克利聞言。方欲作答。忽寓中侍女持一書入。沮倫接視。乃洛孟邀其卽晚往賜士尼府。面商雕刻西卑小姐像。克利問曰。主人去否。沮倫曰。今晚無論如何。卽君主見召。吾亦不允離此火爐。彼洛孟一統袴子。視老夫如豚犬之易呼耶。又曰。此時除非有一大美術家招吾。則雖西伯利亞之荒林。吾亦欣然去矣。侍女聞沮倫言。頗驚詫。蓋此鄉崇拜洛孟之風。已成普通性質。此等言語。直聞所未聞。沮倫遂謂侍女。可傳語來人。謂吾已睡。或謂吾已死。亦無不可。并煩爾再取一瓶紅酒來。婢將出。沮倫又呼之返。謂克利曰。爾何不代吾一行乎。

爾可告彼荒唐傲慢之少年。吾之來豈猶待商量。蓋早訂定雕刻事矣。克利遲疑未答。沮倫曰。可速去。并指克利外套及帽曰。可著此往。克利唯唯。披衣戴帽。偕侍女出。時賜士尼府之馬車。方停候於門。馭者問曰。君行乎。克利曰。然。遂登車。馭者坐駛檯。揚鞭驅車去。時天色已晚。僅辨路徑。未幾。遙見一巍峨廣大之邸宅。樓窗洞闢。燈影燦然。克利乃問馭者。此卽賜士尼府耶。馭者曰。然。此宅華麗。吾鄉無二。君以爲何如。克利曰。甚佳。又曰。今夕有何慶祝事耶。胡熱鬧如是。言時。馭者已下車。克利亦下。馭者面含驕色。答曰。每夕皆然。乃吾主人張筵宴客耳。宴畢。則作葉子戲。達旦始已。有不倦者。則更驅獵犬出獵。克利拾級而登。舉目四顧。狀甚詫異。隨又問曰。洛孟先生必巨富矣。馭者笑曰。然。彼爲此鄉望族。其財產殆不可更僕數。伯爵沒後。吾尤不能形容其愉快也。克利曰。伯爵乎。伯爵何人。馭者曰。伯爵卽吾少主人洛孟之伯父也。常年臥病。其臥室卽在彼。言時。以手指一樓屋。克利隨所指視之。乃在二層樓上。黑暗陰森。獨異於他室。注目審視。方見微茫燈影。由

窗內隱隱射出。克利默然無言。二人曲折而入。既而馭者指一門曰。請君自進。吾不能由此門入也。克利移步入。洞房幽曲。青瑣玲瓏。兼之露香四溢。花氣撲人。恍如置身別一世界。隨有一盛服健僕出接。克利語之曰。爾可對主人云。沮倫先生來見。言次。舉首視壁上懸圖。燈光正射其面。僕驟覩克利貌。失驚曰。噫！天乎。克利聞此呼聲。亦頗驚訝。然此僕力制其驚怪之態。導客人吸煙室。曰。客請暫坐。吾往報主人。遂掩扉出。克利見此室中燈光暗淡。自忖洛孟必好幽靜。特設此吸煙室。爲避囂計。已而聞笑聲。革履聲。由遠而近。及啟門。則所謂洛孟者至矣。甫入。卽聞其言曰。僕輩誠不解事。燈暗如是。乃聽之耶。遂立桌之左旁。舉手旋燈。時克利立桌右。洛孟呼曰。沮倫先生。爾佳乎。爾真……言至此。就燈光見克利面。不覺大驚。其酡然半醉。慣吸佳人視線之美豔面容。忽變爲灰白。目睛如垂死時。全失其光。兩手按桌。失聲呼曰。上帝乎。吾夢耶。抑醉耶。言時回身欲出。至門側。回首頻視克利。如避印度毒蛇。如見阿非利加之猛獅。忽而又一駐足。變其恐懼之情形。爲驚

惡之狀態。以身障門。回軀向克利立。

第二十九章

彼儼然據賜士尼府而稱伯爵之嗣姪者。著書者亦如擔士一鄉之人。久以洛孟名之矣。今忽與此貌似洛孟之工人遇。假令二人之衣履亦復相同。俾美翠西卑各擇其夫。即使能辨其貌。而其呼洛孟之聲亦不能有異。然讀者諸君。則當如馬利小姐。而能呼之爲夏羅矣。斯時彼工人則尙懵然。彼見此賜士尼府之貴公子。倚厚絨門簾而立。如猛獸被逐至窮巖。掉尾礪齒。轉搏獵人。心甚詫異。蓋室中燈光雖旋起。而此貴公子則斜立於門隅背暗處。致工人未獲詳細瞻仰。況此公子居移氣。養移體。已與初歸時面貌不同。又時時刮革伐毛。以媚西卑。除唇際翹鬚以外。滿面光澤。直與甫經獮狩之平谷無異。匪特較空山夜走。裸體淘沙時迥別。卽此憔悴勞力之工人。亦將相形而見絀。卽或覺其略與己相似。亦祇憶高頓誤己爲洛孟之事。自幸一貧乏工人。偶與嗣伯爵同貌耳。於是以和平之聲問曰。公



子曾遣人招沮倫先生來乎。公子曰：然。爾爲沮倫先生何人耶。此聲猶帶餘顛。如斷頭臺上纔免死刑。而其言時。仍目注工人不瞬。以手揮去額上之汗。灑之地下。乃如急雨。工人微笑答曰：僕乃沮倫之工人耳。公子退後一步。愈入暗陬。矯爲沈靜之聲曰：沮倫先生何不自來。而命爾至此。工人曰：爲時已晏。沮倫先生困倦欲眠。公子有言。可告僕轉達。公子又吁氣一口。忖曰：我乃自驚。彼果克利。必前扼吾項矣。且思且答曰：我欲親見沮倫。但爾來……言時暫輟。行近壁隅架上。稍傾白蘭地酒飲之。復問曰：爾欲飲酒乎。工人見其踉蹌情形。心甚異之。聆其聲音。又復似曾相識者。答曰：僕不好飲。謝汝。公子飲畢。復立門隅。謂工人曰：我見沮倫。欲囑其竭盡能力。爲我刻西卑小姐之像。語至西卑二字。公子又仰首注視工人。見彼漠然如故。於是聲益從容。微笑曰：此言或爲沮倫所怪。然刻成以後。我必以多金酬之。工人曰：諾。僕當轉告沮倫先生。公子頷首曰：沮倫明晨能開鑄此像否。吾已約西卑小姐明晨來矣。工人曰：或可開鑄。但沮倫先生性情殊怪僻。彼苟不願操作

時。雖倫敦之巨富貴紳。踵門求教。亦弗之允。僕姑將公子言代達。如明晨能來。當以何時。公子俯首探袋中時計。此時已不復留意。面向燈光矣。彼懵然無覺之工人。至此始獲一審其貌。注目久之。并不訝其類己。轉若隱約憶起其從前之事。然尙如織雲裏月。不甚分明。不料此一點感覺。其來如電。轉瞬間。此工人直如在牧羊屋中。被擊暈絕後。斗然蘇甦。挺身植立。努目以向此公子。公子猶坦然曰。明日十二點鐘可乎。或卽來此午餐。又曰。爾等假寓於旅館。我心甚不安。本欲請沮倫先生卽居吾府中。彼乃不之許。美術家賦性高傲。往往如是。又曰。我甚欲再見爾。爾明日諒必偕沮倫先生來。公子此時。全不注意於此工人。詞源汨汨。盡復其平日之矜貴態度。但此工人。仍嘿嘿不答。公子又曰。爾何名乎。此言甫出。工人突然一躍。直奔其前。疾出雙手扼其項。公子欲呼不能。頃刻爲工人壓倒在地。狀如牛伏。工人乃大聲曰。我名乎。我名乎。夏羅先。爾忘我爲克利列除望乎。爾忘今日衆人所稱爾之名。爲我名乎。爾殆以我爲死矣。噫。克利至此。旣突發夏羅之覆。而自

憶爲洛孟著書者知必無誤。遂亦呼公子爲夏羅。而呼工人爲洛孟矣。夏羅力掙脫洛孟之手曰。爾赦我。爾赦我。爾毋死我。洛孟曰。胡不死爾。胡不死爾。爾昔日不嘗死我乎。今必死爾。夏羅。爾憶吾如何待爾否。爾乃忍死我。爾非人類。我扼爾猶扼毒獸也。言訖。復極力扼之。此時夏羅已面無人色。生死須臾。洛孟正用力時。忽如見美翠立於其前。呼曰。赦彼赦彼。洛孟遽釋手立起。以足踐其胸曰。爾勿動。稍動必死爾。又歎曰。上帝乎。世間乃生此惡人乎。夏羅。爾人乎。抑鬼乎。尙憶投我時。如喪家之狗。爲我所覆育乎。及爾刼騙事發。我縱爾行。爾何忍更出此毒手乎。我爲爾擊。致盡失吾之記憶力。今日見爾。方觸起。致爾爲漏網之魚。久稽刀鑊。遂高頓。撒馬利。欺西卑。爾罪擢髮不能數。尙望生乎。夏羅曰。我當日非有心殺君。特一時之忿耳。爾雖縱我。爾實視我如狗彘。洛孟曰。狗彘乎。狗彘有爲爾所爲者乎。無論狗彘。全世界竟不能舉一可以喻爾之物。吾必爲世界除爾。洛孟言至此。俯首伸拳。欲擊其腦。夏羅曰。爾恕我。爾恕我。爾今欲我如何。我即如何耳。我更當剖明

我害爾之事。并交還爾各物。洛孟微笑曰。爾交還我各物乎。爾不幸今日先交還。我之記憶力矣。夏羅曰。我今晚即當衆人之前。承認罪狀。求君恕我。請移此足。洛孟一舉足。即以手指楊。謂夏羅曰。坐此勿動。夏羅匍匐至楊沿坐下。其時驚悸與痛楚。皆至十分。遍體震戰。楊爲搖動。齒牙相擊作聲。汗流如注。洛孟則在室中往來旋繞。慙憶從前之事。瑣屑不遺。於是將桂香小憩與美翠觀書訂約。及別時。剪髮贈刀各事。默理一過。復念及近已在倫敦遇美翠。并美翠經久不變之情況。苦志深心。一一如繪。一時轉怒爲喜。又轉喜爲悲。并忘却夏羅之在其側矣。已而行至架前。舉杯欲斟瓶中酒飲之。猛憶此琉璃盞。乃曾爲夏羅所持者。遽擲之地。鏘然一聲。夏羅以爲洛孟將復毆之。一驚至於毛管皆痛。時施拉士適行過室外。聞此擲杯聲。心大疑。擬伏窗一窺。而窗已扃閉。遂行近室門。幸末下鍵。側首向門隙中窺之。見室內乃有兩洛孟。一坐一立。大驚欲呼。既而自掩其口。嘿立竊視。其時洛孟以他杯斟酒和水飲之。復對夏羅曰。我伯父今何在乎。彼已死乎。徐又曰。非

也。彼必未死。如死。爾必且盜其爵位矣。彼現在何處。爾以何法欺之。夏羅曰。伯爵現有病。彼爲我所欺而信我爲爾。洛孟曰。府中人均爲爾所欺而信爾乎。豈彼等均無眼耳。無腦筋。不能辨別人之性情乎。夏羅曰。府中人均以我貌似而信我。無有疑者。洛孟曰。彼等乃徒以貌取人。竟無一能研究性質者。奇矣。言時。忽憶及美翠移居倫敦。且見已後如此親密。彼必非能被夏羅所欺者。然不肯以美翠事問夏羅。蓋其心視美翠如至純至潔之美玉。若問夏羅。不啻玷污之矣。乃夏羅轉自接口曰。只一美翠知吾非爾耳。洛孟聞之。大忿怒。斥之曰。爾如欲生命。勿以爾穢惡之口。道美翠姑娘之名。夏羅曰。彼已離此。賜士尼園久矣。洛孟曰。我知之。勿庸爾言。又曰。天乎。求稍賜我以忍耐之性乎。夏羅。我告爾。我若再與爾在此室。必將致爾於死。爾盜我之日記册及各物。可速交我。夏羅曰。在樓上寢室中。容我往取可乎。洛孟曰。我與爾偕往。又曰。爾盜我之物甚多。我不能盡憶。當爾擊傷我腦之時。我已死去。嗣雖爲人救。前事竟失記憶。當時我所有之物。均爲爾盜去。今除我

數月記憶力不能還我外。餘並須一一還我。毋許少却一絲也。洛孟此時。意惟注重美翠之巾髮。而不肯直道。故作此言。夏羅起身欲行。洛孟又止之曰。且緩。爾今晚所請客爲何人乎。夏羅一一舉其名以告。洛孟曰。我皆憶之。西卑小姐今晚亦在此乎。夏羅點頭。洛孟微笑曰。然則爾與之訂婚乎。言時。徐行近夏羅前。突舉拳欲擊。旋又縮手。以爲此人直當以一擊死之耳。否則污吾手。又曰。爾可。借吾出。向衆人陳明盜名欺衆。及今日遇我事。并自述前在澳大利亞搶劫。爲犯罪在逃之人。并將受我扶助而轉戕害我之情形。一一宣告。此卽我爲爾懺悔也。速行速行。夏羅行至門前。轉身問洛孟曰。如我遵爾所言。爾能與我一線生路否。洛孟曰。爾認罪後。我再送爾至警察署。夏羅大驚。面益青白。曰。送我警察署乎。則不如在此殺我也。克利求爾憐我。夏羅屈膝於地。雙手抱洛孟之足。洛孟解脫其手。以足蹴去之曰。吾身爲爾所近。決西江之水。不能濯此污穢。欲我在此殺爾乎。我不能爲爾所命令。今姑寬爾。爾認罪及將諸物還我後。我以二十四點鐘時間寬爾。吾以

此待爾。本甚不合。因爾爲罪大惡極之人。留爾一日於世界。則世界之空氣。亦爲爾昏濁而不清耳。夏羅起身啟門曰。二十四點鐘乎。我出時向衆客亦如是言乎。洛孟曰。然。時夏羅形容異常狼狽。其面及唇皆青黑。髮上之汗。如初沐後。華美之衣。均爲泥塵所染。潔白之領衣已碎。領帶亦斷。夏羅又曰。我欲一整我衣而後出。可乎。洛孟不許。促令速行。夏羅在前。洛孟在後。如警察之督罪人。羅辨士正行過見之。心極詫異。然見主人不發一語。忽忽向客廳行去。亦不敢問。時客廳門洞闢。男女錯坐。言笑沸騰。衣裙鑽石之光。與燈火相映射。洛孟見座客強半係舊識。西卑小姐高坐案側。按譜彈琴。有睥睨一切之態。正擬向前與衆人相見。少不留意。夏羅突然一躍起。直撲洛孟前。手扼其項。且大聲呼曰。救命！救命！

### 第三十章

夏羅力扼洛孟項。舍命相搏。洛孟亦抱持夏羅不釋。夏羅狂呼救援。時客室琴聲戛然止。女賓驚惶失措。男賓亦相與駭絕。有二人先趨至夏羅前。呼問何事。衆賓

客相繼麕集。乃力脫夏羅。共踣洛孟於地。當夏羅呼救時。衆大驚擾。或詫問。或叱止。僕役亦紛紛擁入。一片喧囂呶雜之聲。耳鼓幾爲之震裂。夏羅既脫。乃倚壁喘息。一手抹面上之血。賓客中惟連頓最與伯爵府暱。大聲問曰。君何事如此。此與君鬪者何人。此際洛孟爲數人力制不能動。夏羅乃指洛孟顛聲曰。緊執之！緊執之！勿使彼近我。並求君等救。救我。連頓曰。吾等已悉力制之矣。但彼究爲何人乎。君何故爲彼所困。時諸客圍視洛孟。復回首視夏羅。均各詫異。中有一人呼曰。噫。天乎。彼二人面貌乃如是之相肖乎。衆客聞此言。不約而同曰。誠奇誠奇。夏羅又喘聲曰。此巨盜也。衆客一聞爲巨盜。皆爭集視線於洛孟。執之者益用力。并將其兩肱反置於後。若惟恐此巨盜之逸去者。亦若惟恐爲此巨盜所反擊者。回面相覷。咸有懼色。連頓又大聲問夏羅曰。子云何。子言彼爲巨盜乎。子何以知之。夏羅曰。此人乃一兇惡劇盜。其名夏羅。洛孟睜目視夏羅。詫憤直達於極點。思世間乃有此等作僞之惡徒。然仍靜立不語。夏羅又喘曰。此人吾在澳大利亞識



之。吾居山中牧羊時。彼爲警吏所追緝。夤夜逃走。行經吾室前。吾憐而納之。繼又盡力相助。縱之他逸。不圖彼反乘間謀殺吾命。盜吾金。言至此。衆客均震駭。視線復爭集洛孟。中有數客微語曰。噫。此溫文爾雅之體格。乃爲謀財殺命事乎。夏羅復續曰。此人以鎗突擊吾腦。盜吾所積蓄之財物而去。時吾被擊昏絕。不省人事。夏羅言至此。不能復語。乃舉顛震之手。整理破碎之衣領。而雙目仍注洛孟不他瞬。蓋惟恐洛孟掙脫復奔己也。連頓曰。如君言。此誠一窮凶極惡之巨盜矣。夏羅曰。然。此等忘恩負義之徒。直不能以人類視之。乃週視衆客及西卑。問曰。諸君尙憶吾初回之日乎。吾當時卽欲舉此人之罪惡。爲諸君一述之矣。西卑卽答曰。然。吾尙憶之。彼時吾一再詢問。君乃謂恐以險惡驚衆客。遂中止。吾早知爾必曾遇一大難也。言次。復回問連頓及非列道曰。君等亦尙憶之否。二人曰。憶之。未或忘也。夏羅乃出一種悔恨之聲。續曰。吾當時以彼貌與吾相肖。愛之頗擊。雖彼負恩。猶欲始終隱其罪惡。且常常自願腦中洗滌此事。不復忿恨。衆客聞夏羅言。均讚

歎其仁愛。連頓曰。今日彼何以能入此屋耶。夏羅又頓聲曰。然。吾至吸煙室。見彼正欲開吾貯銀鐵箱。彼謂是雕刻石像美術師之副工。惟吾不知其真僞。女客聞言。各自撫視其環釧鑽飾。有一女且失聲曰。噫。吾有首飾箱在裝櫃。未置密處。言已。急入內。蓋其意以爲有此巨盜入室。各物皆將不翼而飛矣。夏羅又曰。吾見彼時。吾僞作不相識。若己不憶舊事者。延之至客廳。不意彼已料吾看破。直前欲搏殺我。非諸君。吾殆矣。衆客均大憤。爲夏羅不平。爭詈曰。惡徒惡徒。不可赦。西卑則行近夏羅。執其手問曰。洛孟。爾曾爲彼所傷否。夏羅曰。尙無大害。但此人孔武有力。宜鎖禁之。連頓問洛孟曰。爾今尙有何言乎。時一室均靜默不語。欲聽賜士尼公子所指稱之巨盜。作何供狀。洛孟似欲有言。而張吻復合。蓋深知辯亦無濟。環視衆人之神色。均深信夏羅。無一能察出其破綻者。此輩瞶瞶。轉不如不辯爲妙。乃曰。吾今無言。其聲和而靜。其色亦鎮定如常。衆客皆相顧詫異。連頓曰。洛孟公子言爾種種之罪惡。爲元兇。爲劇盜。爾已無可置辯乎。夏羅急接曰。彼誠澳大

利亞洲有名劇盜。其所犯殺人劫財之案。尙不止吾一人已也。連頓又問洛孟曰。爾聞否。爾尙有何言。洛孟仍鎮靜答曰。現無所言。夏羅曰。宜送之警察署。言已。命僕役曰。速備吾馬。吾當親押之去。又問洛孟曰。爾尙欲逃否。洛孟毅然答曰。爾不必憂。吾何至於逃。復目夏羅微哂曰。爾乃能向吾作此語。誠奸詐已極。夏羅向諸客曰。吾料其必有此言。蓋罪人欲圖逃脫。每每故作此等語。洛孟語連頓曰。公等不須防吾逃逸。又視夏羅曰。惟此倚立壁下之人。公等亦宜防守。勿被逃逸也。連頓謂夏羅曰。我爲爾送之警署。爾可以手槍畀我。夏羅命其僕曰。在我器械房取一手槍來。僕去不久。持手槍至。連頓接槍。謂執洛孟之人曰。可釋手。夏羅張皇欲避曰。宜慎防之。彼甚勇健。釋之必逃逸。連頓舉槍謂洛孟曰。爾若逃走。吾當以此槍彈饗爾。洛孟曰。吾必不逃。連頓又語諸人曰。釋之。執洛孟者遂釋手。洛孟乃徐舉其兩臂。略作舒展狀。而各女客瑟縮退立。若謂彼將用武者。均預備退避之地。其驚畏情態。如在動物園中。遇一出柙之猛獅。連頓執槍命洛孟出客室。而已緊

隨之。諸客及僕輩又簇擁於後。及門。馭者進曰。車已備安。連頓復命洛孟先上車。已繼之。與並肩坐。當衆人擁洛孟出時。行經一樓梯下。忽見梯頂立一老人。著寢衣。俯首下視。客低聲互語曰。伯爵亦出視耶。洛孟聞言。停步仰視。與伯爵眼光正相射。伯爵忽驚叫發言。然甚模糊不可辨。伯爵益急躁。舉其枯瘦之腕作勢。意似止諸人勿驅洛孟去。兩眶深陷處。如發兩點火光。直注樓下。洛孟亦低聲自語曰。吾伯父。吾伯父。時人聲嘈雜。竟無聞者。夏羅見伯爵及洛孟情形。大驚。促前行者曰。速驅去。速驅去。連頓以手推洛孟行。後擁諸人共助之。登車後。連頓又以手槍指洛孟曰。爾曾允不逃。未悉爾今猶守此約否。洛孟曰。吾必不逃。但爾毋以槍恐我。我能先扼爾死。爾槍尙不及發也。連頓曰。吾信爾言。吾知犯重罪之人。至被人擒獲時。其所言必不虛。言已。遂置槍座側。不復執於手。洛孟曰。吾謝先生。能信吾言。於是亦斂手靜坐。見者幾以爲並驅而遊之兩友人矣。馭者揚鞭一叱。車疾馳去。

## 第三十一章

既抵警察署。馭者先下。從睡夢中呼警察長起。告以案由。此警察長爲一皤然老叟。在賜士尼村任職多年。所辦之案。大都爲醉人相毆。并小竊及街道違章等事。今忽聞報擒獲一巨盜。爲彼腦中所從來未有之影。不覺毛髮森豎。股慄手顫。徐自振勵其精神。行至車前。欲一認此兇悍猛鷲之巨盜。見連頓與洛孟並坐。乃曰。罪人何在乎。連頓指洛孟曰。卽此便是罪人。警察長又不覺一驚。彼因素識賜士尼府公子者。失聲曰。此非洛孟公子乎。噫。事有似誤而非誤者。如警察長此一稱謂是也。連頓曰。爾誤矣。彼乃洛孟公子所指送之盜。其罪亦洛孟公子證之。警察長曰。然乎。言次。復以手拭其目。徐鈕其衣。整其冠。曰。我今送彼往的士摩勞乎。抑暫囚於此乎。連頓回首見洛孟甚鎮靜。絕無逃走意。遂對警察長曰。可暫囚於此。又謂洛孟曰。夏羅。爾先時所允許我者。切勿爽約。洛孟微笑曰。連頓先生。爾須原諒我。我先時所允許爾者。謂借爾來此耳。我既允許爾。故決不遁逃。但以後之事。

君亦無庸干預也。連頓乃謂警察長曰。爾須小心守視。此罪人強悍有力。警察長點首答曰。我必注意。且此處羈所極牢固。我更以鎖梏其手。不患其強悍有力也。連頓曰。既羈所牢固。亦不必梏之矣。洛孟微語曰。感謝連頓先生。警察長乃導洛孟至一小石室。此石室距沮倫所寓之旅邸不遠。彼沮倫料猶欵臥於不肯暫離之火爐側。以待其工人覆命。詎意工人乃變作罪人乎。石室之門。外裹以厚鐵。雖歷年已久。然堅整如故。有一鐵條橫壓門外。警察長啟鑰。執火篝照使洛孟入。連頓立門外。見中有板牀一。腐濕之芻。亂堆地上。黝黑殆如鬼界。且穢氣觸鼻。乃曰。警察長。爾不如帶此人往的士摩勞。彼處羈所當較潔淨也。洛孟曰。連頓先生。我極感謝爾。但我現甚疲倦。急思睡矣。不必勞警察長遠行。雖黝黑污穢。我渴睡。當弗之覺。警察長曰。羈所類多如此。我司此職久。見罪人入此者。無不酣然甘臥。蓋中有牀一張。草一束。亦不爲薄此罪人矣。遂以極嚴肅之貌。對洛孟言曰。請睡。爾毋躁動。擾乃公也。言訖。闔門加鎖。連頓去。警察長亦返署。面有得色。以爲今日得

此巨犯入其羈所。足爲後日一大紀念也。洛孟禁此黑獄中。以手摸索近牀。卽登牀枕手而臥。默思夏羅奸詐。誠出人意計之外。雖可鄙。亦復可駭。今似冤獄已成。萬難解脫。所希望者。惟上帝於冥冥中爲庇護而已。一時又念及美翠。生平結念鍾愛。惟此一人。今知彼不負我愛。且彼愛我。實較我愛之尤切。彼去安居之所。偕一病祖。顛連困頓於倫敦。所爲何人。當其在工廠。驀與我相遇情形。及我赴彼寓。彼屢以情話相感。意極可哀。卽此足見彼五年中。殆未嘗有一刻忘我也。奈我彼時絕無感覺。徒呼負負。今雖爲夏羅所誣。受此困辱。然我非見夏羅。不能回復我記憶力。則將終負此愛我之素心人。昧昧以生。不如受禍而死。沮倫先生偕我來此。誠於吾有莫大之幸福。雖吾被誣之事。使美翠聞之。不知若何憂急。然彼知我因此得回復記憶力。又不知若何歡慰矣。此時洛孟心中。別無他物。惟有一美翠而已。閉目則倩影當前。側耳則柔聲相慰。一切目前之苦厄。日後之歸宿。概置不念矣。俄而村中大自鳴鐘。鏗然鳴一下。知已夜半。方轉側間。忽聞扣扉聲。洛孟問

曰。誰乎。扣扉者答曰。克利。吾也。洛孟聞聲。知爲沮倫。不意其此時能來此。驚喜交集。急答曰。沮倫先生。吾在此。沮倫問曰。爾果何爲而至此乎。抑爾醉中犯事乎。洛孟答曰。否。吾未飲酒。安得醉。吾乃因醒故至此耳。沮倫曰。適有警察來我寓。謂爾被拘。然不告我以爾所犯。故吾疑爾醉耳。今聞爾言。吾甚不解。洛孟行近窗前。從鐵欄內答沮倫曰。吾事非一二言所能盡。現吾羈此者。乃賜士尼府之公子。謂吾曾在澳洲殺人。且劫財耳。沮倫聞言大驚曰。噫。是何言歟。爾何至於此。爾試將此事之顛末。一一詳告余。此間老警察已酣臥如死人。吾知彼飲酒大醉。今入睡鄉。殆明日此時始醒耳。又曰。爾在內安適否。洛孟曰。較豕圈更不安適。沮倫曰。爾能出此否。洛孟微笑答曰。雖止隔鐵欄幾柱。然我與主人乃如隔河山。何能遽出。沮倫曰。爾暫待。言已。飛步去。少頃。復至窗下。低語洛孟曰。爾伸手出此窗。洛孟如言。沮倫以一槌一鑿授之曰。爾以巾裹槌。可免聲響。此時各警察雖熟睡。然不可不防。言時。又遞一酒瓶入曰。爾可飲此壯爾膽。洛孟就飲少許。出瓶還授沮倫。沮倫



曰。爾在內撬此鐵條。吾在外助爾拔去之。洛孟固慣用此槌鑿者。不久即將鐵條根際撬起。拔去三四條。已可容身。遂擲出槌鑿。一躍離此室。沮倫執其手。二人急向僻靜處行去。距離漸遠。沮倫擇路側一石。攜洛孟坐。喘息曰。幸已出險。彼警察若知吾助爾逃走。不知將科吾何罪矣。洛孟曰。請速持椎鑿回寓。免彼等疑爾。沮倫曰。吾生平作事。不喜半途而廢。今爾將何往。若明日復就擒。枉吾今夕之舉動矣。洛孟曰。吾但求得倫敦。此後彼等雖復捕我。我亦聽之。於是二人偕行至一岔路。洛孟曰。吾數年前已由此路逃走一次。今試認辨之。言時。舉首四顧曰。是矣。當由此去。沮倫先生。爾若不返寓。請同我去。沮倫曰。吾可暫不返寓。必聞爾今日之詳。吾非輕作一冒險事者。因知爾事必有奇趣。克利速告我。彼等究謂爾犯何罪耶。洛孟曰。彼謂我謀殺及搶劫。先生懼否。沮倫曰。否。吾信爾不謀劫我也。又曰。此路非吾等來時原路。爾先謂曾在此逃走一次。究何事乎。洛孟曰。吾知此鄉道路。及賜士尼府甚諗。此鄉田土。半屬賜士尼伯爵。賜士尼伯爵乃吾伯父。吾即彼

之嗣子也。吾於此數句鐘前始感覺之。沮倫停立瞪視洛孟。復低聲自語曰。毋怪其然。吾悟矣。洛孟曰。先生以爲吾發腦病。致被禁於警察耶。沮倫曰。亦不盡然。洛孟曰。噫。吾知先生必以此疑我矣。吾今爲先生詳述之。吾名洛孟。乃賜士尼伯爵之姪。卽應承襲其爵業之嗣子。今彼府中所稱洛孟公子者。僞也。先生聞吾言。殆必不遽信。沮倫曰。然。吾此時不能信。隨握洛孟手曰。試察爾脈。少頃曰。脈甚和平。又曰。頃爾所言。蓋爲我更罄之。洛孟曰。先生不遽信吾爲賜士尼伯爵之姪。吾亦弗怪。蓋吾今日未至賜士尼府以前。卽有人呼吾爲伯爵之姪。吾亦弗自信。吾亦至旣抵賜士尼府後。始驟復我失去之記憶力耳。言次。促沮倫速行曰。吾等速往的士摩勞。或可徼倖於河邊僱得一小艇。吾今惟欲速至倫敦。沮倫笑曰。吾知爾意矣。但今夕之事。爾必須詳告我。洛孟曰。諾。於是舉前此出逃之故。及在澳洲遇夏羅。以至今日相遇後之翻覆。一一告沮倫。沮倫聽時。時而詫異。時而不平。及洛孟言竟。猶默然不語。洛孟問曰。先生今信吾言否。抑以吾言爲海市蜃樓。憑空架

造者乎。沮倫點首答曰。吾信爾言。吾所以未即答爾者。乃不免深籌嘿念。爲爾憂耳。洛孟曰。所憂何事。沮倫曰。今之能深信爾言者。惟我耳。恐承審官及聽審諸人。未必能爾信。吾初見爾時。卽疑爾爲貴族。吾曾以此言告美翠姑娘。洛孟歎曰。美翠必能信我。沮倫曰。美翠必早知爾爲洛孟矣。爾不憶彼初遇爾時情形耶。且彼屢向我問爾。恨不抉肝洞肺。惜爾當時懵懵。致吾亦無可告語耳。今日之案。美翠信爾亦徒然。彼不能助爾。夏羅證據甚多。美翠巾髮尙在彼掌握中。至此鄉之人。無智愚貴賤。罔不公認彼爲洛孟。誰復爲爾作證者。洛孟曰。各物均爲彼盜去耳。盜得之物。可爲憑耶。沮倫曰。雖然。但夏羅必在公堂發誓。謂已確爲洛孟。承審諸員必信之。且數句鐘前。爾自己亦不審爲洛孟。可知無人能指證夏羅之僞。爾雖自言。審官必不之信。更有一說。以情理論。爾不應任夏羅久竊爾名。據賜士尼府以享富貴。已轉甘屈於雕刻廠爲一工人。而絕不控告。如以失記憶力爲言。彼審官旣未於爾回復記憶之前。派一心理學家隨爾。又未於爾回復記憶之際。派

一醫家驗爾。則何能置夏羅種種之確證。而不之信。轉信爾一面之詞。且此輩名爲審官。判一平常小事。或且不當。矧此離奇奧衍之案情。欲望其剖決。難矣。吾知爾意。爾今祇求速歸晤美翠。藉紓五年中離別情事。博彼一腔痛淚。爲爾一洒。此外皆非所慮。爾此時如死後重生。安得不如是急切。且前此在吾工廠。彼明爾暗。彼心之難受可知。爾固應急思所以慰之者。此卽吾處爾境。亦復如是。但吾告爾一言。吾非不欲爾至倫敦。惟囑爾須刻刻防夏羅復施狡計。爾已一再罹其害。若更不慎。必無倖。美翠卽爲爾死。亦詎能救爾耶。洛孟聞言。面忽轉白。心中深感沮倫。而念及夏羅。不覺切齒。乃曰。此事終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沮倫曰。彼憑證如是之足。公認之人。又如是之多。爾絕無憑證。何能與爭。吾勸爾以勿至審判公堂爲妙。洛孟慘然答曰。然則彼等必且以夏羅所犯之罪。反加吾身矣。沮倫曰。此必然之事。又何疑者。爾宜別思良策。又曰。吾意不與爾同往。否則我亦爲彼等所疑。必且蹤跡至吾工廠以覓爾矣。吾今且返寓。密探夏羅舉動。爲爾通消息。吾料夏羅

未必急急追緝爾，或遣人偵爾所在，而察視爾之舉動，未可知也。洛孟遂握沮倫手。淒然曰：先生竟能確信吾言。吾感先生之深，殆入骨髓。沮倫曰：吾早疑爾非作工者，並知爾之失記憶力，必有極奇奧之原因。今果然矣。惟祝上帝佑爾此去平安。早晤美翠姑娘，但勿忘吾諄諄之囑。洛孟遂別沮倫，飄然獨往。比抵的士摩勞，天猶未曉。見一載石帆船將啟碇，急登船，以無資附火車，求搭載至倫敦。願操工價值，請之船主。船主以其健碩，許之。船行半句鐘，已出賜士尼之屬地。洛孟心中頗愉快，知晤美翠不遠矣。

### 第三十二章

美翠坐火爐旁作女紅。高頓則臥於安樂椅上。美翠近日手治針繡，不肯稍廢時閒。一則爲經濟困難故，一則爲心緒紛擾，卽藉此爲自遣計。顧身雖在此，而其精神則常在沮倫工廠之院中。數日來不聞椎鑿聲。在美翠覺已隔數年之久。有時迷離恫恍，目注於地。久之，忽覺悟，卽自警責，而復理其女紅。此數日并施拉士亦

不至。美翠已知其爲沮倫鑄像事。亦赴賜士尼府。但絕非縻念之。計其不來。正畏其卽來耳。是時心中正以克利及施拉士二人之品格作比較。忽聞履聲甚急。達門外而止。隨聞彈指聲。美翠已辨來者步履。乃急起應門。但心跳不能言。以手按胸。約一秒鐘久。始曰。請容進。門啟。洛孟突入。一見美翠。面上斗易去其慘淡之色。眼光亦爲之一清。美翠曰。克利先生歸乎。其呼克利名時。本欲出之平淡。不料不能力制。聲已帶顫震。不能如常。洛孟疾趨至美翠前。握其手。雙目注視不止。如欲就此一頓。補其數月來失却記憶力時之不足者。美翠亦不以爲怪。問曰。君事已畢耶。洛孟曰。未。吾未待雕像。卽先返耳。美翠曰。沮倫先生爲賜士尼府鑄像耶。洛孟曰。然。爾識彼處否。美翠曰。識之。計君在彼處遊覽一日。覺其地樂否。洛孟曰。殊不樂。美翠覺洛孟狀極罷倦。乃問曰。君有病乎。洛孟曰。吾非有病。乃有險難耳。美翠急起立問曰。有險難乎。請告妾。洛孟曰。諾。但吾未告吾遇險難以前。必先言吾是一逃犯。美翠益大驚。伸手緊握洛孟腕。洛孟曰。吾所犯罪。乃謀財殺命案也。洛

孟此言甫出口。卽自悔太鹵莽。視美翠之面色。果已慘白如死灰矣。洛孟乃扶美翠坐椅上。復徐言曰。姑娘恕我。我本不欲以此等事爲姑娘告。致驚姑娘。但又不  
能不告耳。美翠曰。願君速告我。洛孟曰。姑娘胡不問吾所犯之罪。眞僞耶。美翠曰。  
謀財耶。殺命耶。口中復喃喃連述者再。乃曰。吾知此事必非眞。洛孟曰。吾與姑娘  
相交日淺。胡遽信此事之非眞耶。美翠曰。譬如有人告君。謂妾犯謀財殺命罪。君  
信之否。洛孟曰。此何能信。美翠曰。妾之信君。猶君之信妾耳。洛孟蘊於胸中數年  
之愛情。至此乃如驟發之槍聲。脫然而出。曰。吾所以信卿者。乃由愛卿耳。美翠是  
時手在洛孟握中。驟聞是言。卽欲脫出。而洛孟仍堅執之。美翠舉首視洛孟。問曰。  
君愛妾乎。洛孟曰。然。吾自見卿。卽愛卿過於吾之生命。卿今亦能愛我否。抑以吾  
已犯罪而不欲近我耶。時美翠肺葉震動。似知克利已回復其記憶力者。竟不知  
作何語答之。洛孟復低聲問曰。美翠可告我。爾果愛我否。然吾不敢強爾。惟爾思  
定答我可也。爾究信吾爲犯罪之人否。并知我之深愛爾否。美翠舉目視洛孟不

瞬。復牽其手近胸際。徐徐言曰。吾今如在夢中。直不知立吾前者。是果名克利否也。洛孟攬美翠入懷。以吻親之曰。美翠。爾真知我者。然爾我確非夢中。爾知吾爲五年前別爾之人乎。美翠呼曰。噫。然則爾果爲我洛孟耶。美翠言至此。更不能再作一語。淚續續下。不可復止。洛孟亦不能出一言相慰。惟用巾代拭其淚。久之。始顫聲曰。美翠。吾非昨至賜士尼。猶不能回復我記憶力。吾今始一一憶前事矣。惟吾不解吾於工廠初見爾時。吾不知吾爲洛孟。爾爲美翠也。而吾愛爾乃已如今日。爾愛吾亦已如今日。此何故耶。美翠仍哽咽不能答。洛孟曰。卿誠苦矣。然卿此時宜喜。勿更爲此無益之悲。美翠久之始止其淚。起坐理髮曰。洛孟。爾以我爲苦耶。然我知君之苦。殆必更甚於我。言時。淚復墮。旋自拭之曰。君試語我以失記憶力之由。我知彼盜爾名而據賜士尼府者。卽爲致爾失記憶力之人。洛孟曰。卿前在賜士尼時。何以卽能辨其僞。美翠曰。我亦不自解。但覺相見時。彼此漠然無情耳。且彼初不識我。經伯爵介紹乃知之。旋復迫我離彼處。當時覺其行爲全不類



君。然以爲或君心變耳。初不知爲假冒。彼果何人。妾之巾髮。何由入彼手耶。君誠苦我矣。洛孟乃備述別後至澳洲。從牧羊屋中遇夏羅。以至被擊死事。洛孟述時。呼吸急促。屢作停頓。美翠頻頻注目。後乃枕其首於洛孟臂上。及洛孟述畢。臂衣乃半爲淚濕。洛孟俯親其頰曰。吾昨夕遇夏羅。始觸起我記憶力。美翠急坐起問曰。君先言險難。又言逃犯。果何事耶。洛孟恐美翠驚駭。乃徐言曰。彼昨轉以彼所爲者誣我。送我至警察署。竟以吾爲夏羅而囚之。非沮倫先生援我出。我猶一囚人耳。美翠驚曰。噫。君乃復蹈此險難耶。然則君將奈何。君見彼時。何不向衆聲告其罪。洛孟曰。吾初憶前事時。與彼二人同在吸煙室中。吾擊之幾死。彼服罪。願偕吾至客室。自陳於衆前。彼入客室。乃頓變。互易其事以誣我。然卿勿慮。卿今在也。我今在也。并吾二人之愛情亦在也。世界事甯有更大於此者。他何足計。卿不憶小園石榻。讀洛濱孫傳遇我時。及我板籐與卿話別時耶。彼時甯復知有今日。且我以真人實事。甯終不能反此獄耶。美翠曰。雖然。君宜先赴倫敦控告之。惟君一

人孤立。彼則援助者多。且有證據。恐君終不敵。此可憐之美翠。五年來歷盡艱辛。才得其所念之情人。回復知覺。可以敘歡情。述舊恨矣。乃又因情人處境之危。致其一寸眉心。仍深鎖不展。洛孟知其意。復慰之曰。卿母憂。卿母憂。吾必戰勝此惡魔。洛孟雖作是言。然美翠仍戚戚以爲慮。洛孟乃舉別後諸瑣事。頃所未及言者。一一爲之補述。言及遇馬利一節。美翠忽瞬目如有所觸。徐曰。此女子誠不幸哉。又曰。此女子乃誤認君爲夏羅。至君告以克利而尙弗信。我初遇夏羅。亦認爲君。彼時卽有人謂爲非君。恐妾亦未必信之也。然夏羅爲刼盜。而馬利尙憐愛之。妾則當夏羅逐妾時。決然毀鎊票。往倫敦。竟拚絕君矣。以此相較。妾情爲薄耳。美翠言至此。其蘊淚欲流之眼。忽迴盼洛孟。似微露笑容者。洛孟急曰。否否。吾知卿必以爲非我。否則何以見克利。又以爲洛孟也。美翠曰。吾彼時如在夢中。然謂竟以爲非君。吾殊未敢自信。言次。又曰。馬利乎。我疑卽是人矣。洛孟曰。卿識馬利耶。美翠曰。君忘之耶。彼工廠作模之少女。不嘗見君幾暈絕耶。洛孟一忖曰。然。噫。愛情

者誠別有一世界。人入其中。不知此世界外更有何物。斯時洛孟與美翠。喁喁互語。由悲入喜。漸各忘其憂患。洛孟又詳述吸煙室中扼夏羅幾死。并踐其胸。美翠曰。君何致如此狂怒。洛孟曰。吾亦不解。彼時若非忽見卿止我。直死之矣。美翠曰。此事甚奇。君何故乃忽見妾。洛孟曰。吾在澳洲時常常如此。故習慣不以爲奇耳。美翠此時。忽又顰蹙。洛孟急撫其頰曰。卿又何慮。美翠長歎曰。妾之累君甚矣。卽目前未了之局。甯非妾爲厲階耶。洛孟曰。卿胡乃轉爲此說。吾實累卿耳。美翠又曰。君可無懼。妾思妾可爲君作證人。投公堂陳述始末。君往控告。尙何懼耶。美翠言至此。突有一人答曰。吾可懼也。二人皆一驚。急回首四望。見施拉士已推門入。立於門際。其狀如欲噬人。瘦削之面。與霜雪同白。如豺之小眼。光燄如火。直注美翠。洛孟急趨施拉士前而立。施拉士厲聲叱洛孟曰。夏羅。爾速退。爾速退。否則吾立呼警察拘爾矣。

## 第三十三章

施拉士身衣夕服。面色灰白。乃與其領及胸前襯衣成一色。乍視之。似領下皆其餘肉。眼光爛爛。與鑽石之鈕上下相輝映。彷彿遍身皆眼。令人駭絕。而唇吻翕張。狀又似欲噬人者。初躡足而入。故洛孟與美翠均未之覺。及聞其驟發此暴戾之聲。洛孟猶可。美翠斗如遇魔鬼。疾呼曰。施拉士耶。此在美翠爲受驚而然。然卽以爲美翠以聲色相加。亦施拉士有以自致也。洛孟見美翠驚懼之狀。遂大怒。瞋目視施拉士曰。爾何人耶。洛孟非不識施拉士者。此一問。蓋以奴隸待之。故用主人之辭氣相對。美翠恐二人相爭。將不利於洛孟。乃曰。彼卽施拉士先生。妾友也。此時美翠雖心惡施拉士。然因患難中曾得其扶持。不無稍感。此固女子普通仁愛性質。卽知施拉士之用計。亦以爲愛我故耳。決不遂成讐怨。然施拉士則已妒憤不能復制。聞美翠言。遂答曰。爾友乎。爾胡不曰爾之良友乎。美翠爾思之。倘非我者。爾今當作如何情景耶。美翠俯首微歎不答。洛孟曰。美翠。彼何言乎。彼非卽數年前被吾擊仆臥地之人乎。施拉士聞洛孟此言。如火得薪。其怒益熾。圓睜其細

小惡毒之怪眼。視美翠曰。吾知爾今日盡忘前恩。且將曰未與予有婚約矣。我知爾女子性質。類多如是。美翠顛聲辯曰。否否。妾未嘗許爾之婚約。爾不憶吾所言乎。施拉士曰。吾未忘爾言。然吾知爾當時必已心許。美翠曰。否否。吾雖曾受君扶持。然妾與洛孟之生命。甯盡於此日。不能認君心許之言。施拉士乾笑曰。吾知爾心矣。爾以彼爲洛孟。以爲已得一有勢力而又富貴過我者相庇矣。洛孟輕釋美翠之手。轉身挺向施拉士曰。施拉士。爾可緘口。否則吾將由此窗擲爾出。爾乘人之危。以獻媚於美翠及高頓先生。此等奸詐手段。將誰欺乎。美翠微歎曰。施拉士先生。吾得君之力。不能無感。然今日聞君責言。則知君特欲以力市我耳。至君屢付我資。謂係植物書價。故吾受之。自聞君言由君所假。我早決意俟售書後。一一還君。不待今日見洛孟始然也。洛孟曰。何書乎。吾今不暇研究是書。無論如何。爾先前所借之款若干。子母皆吾承之。言時。狀極嚴厲。并以手指門外。示施拉士曰。請出。施拉士唇顫顫動曰。吾尙有言未盡。子與我及美翠……語未畢。洛孟止之曰。

爾不能直呼美翠。宜稱高頓姑娘。施拉士曰。爾意欲輕易逐吾出此屋耶。爾須知吾非田舍無知識者流。卽更較子倔强之人。吾猶能處置之。洛孟曰。吾知之。爾之智慧。可留爲對待彼等人用。毋來瀆吾。爾不信吾言。必欲吾由窗中送爾行耶。洛孟言時。趨近施拉士。施拉士急退數步。美翠牽洛孟手曰。洛孟。宜稍忍耐。施拉士曰。美：隨改稱曰高頓姑娘。爾言忍耐良是。吾已誓言。若彼敢以一指近我。我必呼警察立縛之。美翠大驚。益緊握洛孟手。洛孟慰之曰。不須驚駭。此人焉能傷我。施拉士嗤之以鼻曰。吾不能傷爾乎。爾忘却爾固警察署一逃犯耶。忘却賜士尼府控爾謀財殺命事耶。洛孟微睨施拉士。仍鎮靜答曰。爾誠一膽怯猾徒。爾欲以此言囑喝我。一何可笑。爾知吾爲洛孟否。爾尙憶幼時爲吾擊仆臥地否。爾當知我今日猶能擊爾。施拉士爲洛孟勇氣嚴詞所懾。氣頗沮喪。顛聲曰。吾知爾。吾一見便能識爾。美翠低聲曰。洛孟。彼謂入此室時已能識君。此亦爾將來一確切之證人也。君宜忍耐恕之。言竟。復向施拉士曰。請君原諒。妾非不愛君。言至此。以兩

手掩面。已而復曰。但妾愛洛孟在先。不能舍棄。望君憐妾苦衷。勿與爲難。卽君所以愛妾矣。吁。美翠乃向粗鄙如施拉士者。作此委婉切至之語。猶向木偶言情耳。然美翠旣摯愛洛孟。恐因已致洛孟禍。自深於情者觀之。不忍責以愚也。乃施拉士聞之益怒曰。若祇就姑娘一人身上而言。無論何事。吾必勉爲之。爾胡乃絕不代我一想。又絕不憐我。爾須知我之愛爾。豈減若人。爾何一見若人。卽忘我乎。且若人生死。今懸我手。而我或生之。或死之。則懸爾身。爾速宜自決。洛孟正啟口欲語。美翠急止之曰。洛孟。爾毋急急。又曰。施拉士先生。君言妾不解。君何以能生死之。而又懸於我身。施拉士垂其如鼠之小眼。答曰。爾若能允我訂婚之約。則吾必不與爲難。洛孟憤更不可制。美翠急附耳與語。如慈母撫嬰兒。使之勿苦。噫。愛情何物。乃能使溫柔純潔之女子。忽如兔之狡。如狐之媚。吾誠爲之驚歎欲絕矣。斯時施拉士似已入彀中。復低聲曰。吾不獨不與爲難。且能如爾頃間所言。爲彼一最確切之證人。吾在賜士尼府時。卽已識彼爲洛孟矣。美翠頗詫異曰。爾在賜士

尼府卽識之乎。施拉士目視洛孟。應曰。然。又謂洛孟曰。爾在吸煙室與夏羅互語時。吾在室外盡聞之。美翠聞施拉士此言。心大安。吁氣曰。子已盡聞彼言乎。洛孟曰。爾聞吾數責夏羅之罪否。施拉士頷首。隨仰坐椅上。目視洛孟。美翠二人。又謂洛孟曰。爾可釋高頓姑娘之手。洛孟憤極。舉手欲擊之。美翠又急力挽其臂。施拉士驚躍欲避。旋退立曰。若以高頓姑娘還我。我必作爾證人。則此案立明。彼人當入獄。爾可安然以襲得與產矣。洛孟回轉異色。以極冷峭之聲。笑答曰。感君多矣。爾自以此言爲得計。殆謂吾視高頓姑娘如菘苴。用以賂爾乎。爾行矣。明日當有傳票。命爾至警察署。吾不費一辨士。可令爾作我證人也。爾速去。又厲聲曰。爾速去。施拉士微笑曰。子母後悔。吾可作爾證人。卽可作彼證人。吾苟言在室外聞爾恐嚇洛孟。迫其自認爲夏羅。彼不得已允爾。偕爾至客室。爾乃就縛。爾又用何言分辯耶。美翠不覺失聲驚叫。洛孟自忖。此又一夏羅矣。乃叱曰。爾敢發僞誓耶。不防得罪上帝耶。倘如是。爾必不祥。施拉士張其兩手。作極得意狀。復指美翠曰。吾



甯吾靈魂獲罪於上帝。亦不甘失彼美。洛孟至此。惟瞪目視施拉士。如對毒蛇。如遇猛獸。更不能再作一言。施拉士又曰。實告君。吾甯吐棄一切。必得高頓姑娘。決不甘令爾得之。爾知吾之愛彼。亦猶爾之愛彼乎。時美翠倚立洛孟胸前。洛孟覺其全體震動。知爲施拉士之言所懾。乃耳語美翠曰。此處無可驚者。卿勿爲彼魔鬼所愚弄。施拉士曰。吾以五分鐘與爾決之。爾與高頓姑娘。可一同議決覆我。監禁之苦工。賜士尼之伯爵。在此五分鐘內。任爾擇一爲之。美翠大驚。顫聲謂施拉士曰。妾決意矣。隨低聲謂洛孟曰。君可釋手。又曰。洛孟。吾等必如是行。君已在伊勢力圈內。無法挽回矣。美翠言時。仰其青白色之面。注視洛孟。淚湧如泉。遍體戰慄。喉中格格作聲。如有石塊堵塞其肺管之呼吸。若非洛孟緊持之。則仆且暈矣。施拉士則坦然坐椅上。竊幸己之權力。已將戰勝洛孟。洛孟俯首謂美翠曰。美翠。爾勿爲吾慮。勿以此懼受制之態。爲伊所知。吾不肯失卿。亦斷不肯因吾生命。使卿失身於匪人。言時。復堅握美翠。以身障之。不令施拉士見。施拉士促曰。如何

乎。洛孟曰。速去速去。否則吾真不能待爾。由此門出矣。施拉士抗聲曰。可。爾既決斷。吾卽行。爾可俟之。半句鐘後。吾當命警察來請爾。言已。卽起身啟門。時高頓纔睡醒。見施拉士出。乃微笑起坐曰。施拉士先生。吾書有何消息乎。願君以憑據示我。料君必憎我屢問。然凡著作家。類多如是躁急也。言時。見洛孟在。乃曰。聞者無詫。吾言此書爲吾生平心血所萃。又曰。先生。吾已忘爾尊名。洛孟未及答。施拉士獠笑曰。老蠢物。爾書乎。請爾待之。爲爾實言。我已手碎之。且付諸一火久矣。高頓聞言。以兩手掩面。洛孟力撇美翠。猛趨施拉士前。一手執之。如舉腐草。美翠驚極。急閉雙目。突聞砰然一聲。自高而下。如巨石之墮地。施拉士已不費舉足之勞。早隨此聲而下樓矣。旋又聞呻吟聲。啟門聲。階石上跛行聲。久之始寂。美翠始開目。行至其祖前。掩淚跪攬其衣。又回首急呼洛孟曰。速逃速逃。根妾不能以身代君。奈何。洛孟亦趨跪其側。以吻親美翠之頰曰。吾等勿以險難故。遂失希望。美翠曰。誠如君言。然君宜速去。

## 第三十四章

賜士尼府夜來之事。非但在座諸賓客。詫爲奇異問題。而道路騰說。至次日已遍傳於擔士一鄉。均以爲世間奇異之新聞。無逾於此者。洛孟公子。乃竟遇此狀貌相肖之人。突來盜劫。既經送之警署。天明卽又逃去。此人之來蹤去跡。直如絕影而飛矣。然此時之夏羅。猶未悉洛孟逃去消息。蓋此警察長。直至翌晨爲罪人傳送早餐時。始知洛孟已逸去。彼既不報告賜士尼府。又不速遣人追緝。惟蹙其皓白之長眉。躊躇自語曰。此事告人乎。抑不告人乎。旣而躍身起。忽忽出門。竭其一日之力。馳騁東西。至於脛酸股折。而所行乃未出週圍十里中。逢人卽問。曾見警署逃犯否。自朝達暮。仍不獲。不得已始往伯爵府。報告此事。夏羅正在吸煙室。蹀躞往來。身心無主之時。驟聞此言。從座躍起曰。彼走耶。旣而又曰。爾等警察署。乃至失此要犯。又延至一日始來告耶。警察長不能答。夏羅初擬發電倫敦。請一著名偵探追訪。繼思洛孟卽逃去。當亦無大礙。蓋我之憑證甚多。諒洛孟決不敢反

來控我。思至此。遂不欲速事追求。且有二主見。時時起落於胸次。一則用強硬辦法。必致洛孟於死。一則自己卽潛行避去也。久之。又謂此警察長曰。爾苟能速將此罪人緝回。則尙有可保爾職事之機會。否則爾長官知此事。能不免爾職乎。我以爲爾今可速往彼旅館。一訪此犯之主人雕刻師。或可得消息。然我雖如此說。爾意欲如何則如何耳。但有善法。爾可自行之。如得有此犯消息。務須祕密。勿告人知。警察長於是果赴旅館。訪問沮倫。然此舉不問而知其無益。匪特不能訪得消息。轉致增添許多之煩惱。蓋當其往問沮倫時。沮倫直答之曰。我非偵探。又非爾警察署之廝役。爾乃以爾署逃出之犯來問我耶。我何能知其逃往何處。卽我知之。我亦何爲告爾。此案本與我無涉。爾此問不自嫌唐突乎。卽令賜士尼伯爵府中。與我重獎。我亦不能代作偵探。此警察長默然不能發一語。沮倫俟其去後。致書夏羅曰。我僱此克利爲工人之時。并未知其根柢。亦不知其父兄爲何人。今爲爾捕送警察署。我不知彼所犯何罪。然此事我可以不與聞。惟爾當日來倫敦

邀我之時。何等急迫。今我來此數日。未令我從事雕琢。爾試思我曠廢之時日。爾應償我以若何之價值乎。今我有要事須返倫敦。不復能待爾矣。夏羅得此書。亦置之不覆。自此日以後。終日坐吸煙室中。卽有客來。亦不之見。卽此可知夏羅已無能更誣洛孟。蓋氣已餒矣。彼對於此事。自覺毫無把握。將來至何等地位。竟難逆料。西卑自彼日散後。亦未復來伯爵府。夏羅亦未敢前去相訪。恐爲彼察出破綻。然夏羅雖不見西卑。而計其一日中。仍以思念西卑時爲最多。常自微語曰。洛孟如證定我罪。微特失此爵位與財產。并所愛之西卑亦將失之。恨我不早與之結婚。若早結婚。雖此時一切盡失。西卑已爲我有。不致中變矣。倘我得與西卑爲夫婦。則雖失賜士尼府。不難於此世界別作一番事業也。口中常日喃喃。往來旋繞室中。殆數百遍。復頻頻誦西卑二字。傾白蘭地酒於杯內。和入蘇打飲之。一時又按鈴呼羅辨士持燈導入寢室。親自照視壁上之槍。及門戶扃閉與否。已而倦極欷臥。恍惚中。似見洛孟推門入。遽驚醒。然其仗酒後之膽氣。以爲此間各友。均

公認我爲洛孟。我何患不能爭勝。我終須設法致彼於苦工監中。彼洛孟如果膽壯。擬與我爭。卽不應逃去。且必設法與我抵抗矣。思至此。忽自振奮而起。欲視西卑。於是刷理鬢髮。整拂衣袂。正擬啟門出。忽聞有彈指聲。卽又大驚。頓覺手足無措。以爲洛孟來矣。頃間之壯氣。若寒冰驟遇熱度。立化流質。又似欲先按叫人鐘。將僕人喚集。始敢啟此室門者。旋步至窗前。向外而視。勉振其膽問曰。何人耶。門外答曰。施拉士也。夏羅聞此。心頓安。然啟門時。猶恐洛孟隨之入。乃蔽身於門後。一見施拉士。卽問曰。是君一人來否。施曰。然。祇我一人來此。夏羅乃延之入。及向施拉士審視。心又大詫。蓋施拉士眼頰均被階級擦傷。滿敷五色之藥膏。且步履蹙蹙。已成跛足。因問曰。爾胡爲狼狽若此。施拉士色頗慙沮。答曰。吾偶從樓梯間失足傾跌耳。夏羅曰。爾之足均跌損。倘診治不愈。奈何。施拉士曰。君顏色亦不佳。夏羅赧然曰。吾病酒數日。尙未全愈。前夕遇惡漢相劫事。爾想亦知之。施拉士曰。知之。言時。不待夏羅命。遽歛坐椅上。頗露偃蹇狀。夏羅心中稍不懌。蓋平日奴視

之已久。而此恭順之奴。亦從未敢向主人作此狀態。因謂之曰。施拉士。爾此時見我何事乎。施拉士曰。然。有事。又目視桌上曰。君有白蘭地酒乎。我知必有之。言時。卽自取瓶斟飲畢。又自語曰。吾尙思吸煙。隨又取夏羅之煙燃之。且吸且審視夏羅。默忖何以竟與洛孟相似至此。夏羅見此情形。益不悅。曰。君須告我以來此何事。因我現欲出外。不能久坐。施拉士曰。我今特來報逃犯消息耳。夏羅聞逃犯二字。意似一驚。曰。現已捕獲此逃犯耶。施拉士曰。不知警察已捕獲否。但我知君必欲得此人。夏羅曰。然。卽君處我之地位。亦應如此。施拉士曰。不然。以我思之。不若任彼逃去之爲愈也。夏羅曰。君此言何意。施拉士大笑曰。使我爲君。克利既在此世界中。卽須別覓一世界以存此身矣。夏羅曰。君言抑何可異。我殊弗解。施拉士在燈光之下。一手執杯。一手持煙。注視夏羅曰。君知我於彼夜君與克利……言至此。遽改口曰。非也。君與洛孟所言。我盡聞之。則不以我此時所言爲異矣。夏羅以一手扶桌。起立曰。君彼夜曾在外竊聽吾等言乎。施拉士徐飲杯中酒。且答曰。彼

夜君何不愼。忘鑰其門耶。致吾非特聞爾等言。且見爾等所演之怪劇。洛孟……方呼此名。又急改口曰。夏羅。爾誠狡猾。爾誠機詐。然亦毋怪爾。我處爾地。亦必用此手段也。夏羅聞之。以袖掩面。默默至數分鐘之久。始問曰。然則爾今將何以處置此事乎。施拉士此所以美翠爲洛孟所奪。且被擊擲於地。如墮樓之犬。去死一間。故憤恨已極。思欲得一同謀之人。以共制之。然其對夏羅不肯卽時顯露。乃曰。我目前尙未定主見。爾等二人中。無論誰爲賜士尼主人。於我均不涉。我現在正籌畫將前夜所聞見之事。一宣布耳。夏羅躍起曰。籌畫乎。我以為緘爾口之籌畫爲佳。施拉士笑曰。爾母急。我思有更佳於緘口之籌畫。我可爲爾作一證人。言聞彼以言嚇制爾。欲爾自認爲夏羅。夏羅遽低聲問曰。爾果能爲此證人乎。施拉士微頷其首。口中緩緩吐出煙縷。少停。又曰。爾能允許我一事。則我必爲之。夏羅以身倚桌。額汗如豆。顛聲曰。何事。欲我允許。施拉士又俯首飲酒數口。始徐徐曰。今請爾給我五千鎊。將來嗣襲伯爵之時。再與我五萬鎊。夏羅面似吃驚曰。不太多乎。



施拉士曰。多乎。恐有他人不以爲多耳。言時面色轉爲冷峭。又曰。爾知此五萬五千鎊。非特購賜士尼之產業爵位。卽爾之身命。亦從苦工監禁中購回矣。夏羅曰。爾所索雖多。然我果允爾。爾亦真能爲我助乎。施拉士曰。然。我能言之。我卽能行之耳。第爾勿再遲。遲則我將索五十萬鎊矣。夏羅高舉其手曰。諾。吾當如爾言。此時忽聞門外有步履聲。夏羅急下其所舉之手。施拉士亦擲煙捲於火爐。立改爲恭謹侍其少主之容。夏羅微啟門窺之。則一僕正導彼警察長入。面色紅潤。似甚稱意。一見夏羅。卽曰。賀公子。逃犯已獲。言時。以巾拭其汗。似從遠道馳至者。夏羅回視施拉士。四目互注。彷彿皆有不言而喻之意。夏羅遂向警察長曰。何處獲此罪人乎。警察長曰。我言之。恐君未信。此罪人誠大膽。竟自投到。非我獲之也。

### 第三十五章

夏羅自聞洛孟投到警察署。竟夜憂懼。不能成寐。而洛孟在的士摩勞警察獄中。則反曲肱而臥。酣然達旦。讀者諸君。洛孟之坦易如此。蓋其視在獄中。直若在美

翠側耳。翌晨將醒未醒時。猶似見美翠立窗外。殷殷慰語。迨警察署傳送早餐至。始呼之使起。見其容色舒展。獄卒亦爲之詫異。以爲昨何以逃。今何以來。來又何。以如是其坦易耶。此獄卒一面自忖。一面以麵包一薄片。咖啡一杯。授洛孟。且曰。今日署中將開一特別會審。以訊爾案。爾現在尙思逃乎。洛孟曰。吾極盼速開此會審之堂。此獄卒聞言。又現其得意輕藐之態。舉首仰望曰。爾今再欲逃。除非爾身如飛鳥耳。洛孟曰。爾今可以筆墨給我否。獄卒曰。可。現未定爾罪。各物皆可給爾。但需酬我以資耳。洛孟遂出數先令與之。獄吏授以筆墨。洛孟匆匆書數行寄美翠。中有上帝仁愛一語。洛孟書此時。頓憶及美翠在五年前分別時。曾有此言。一時如又聞當日美翠之聲。不啻有百千萬億之美翠。遠近響應。以慰己者。心中覺十分愉樂。旋將信紙摺疊。入郵筒中。以口舐膠。封固之。交此獄卒。命付倫敦郵局。未幾。時鐘已十一鳴。忽見獄卒偕警吏六人入室。傳洛孟赴審。此案遠近已遍傳。今聞洛孟自投赴審。尤詫爲奇事。聽審之人。幾於空國。公堂乃成一大劇場。連

頓亦在陪審之列。當洛孟行進時。萬目睽睽。皆注其面。又一迴首以視夏羅。則皆齊聲詫歎。時夏羅坐於陪審官之下。俯首側目外視。面色青白。雖勉強振奮其精神。而一種欲避人而不得之狀態。已不能掩。洛孟則昂首四顧。旁若無人。夏羅在座上。驟爲洛孟眼光所射。益俯其首。少頃。的士摩勞之警察長。先由座中起立。宣布案情。其言曰。此犯罪者。名克利。曾爲劫盜。今又毆賜士尼伯爵之公子洛孟。至澳洲犯案。曾由彼處官吏懸賞追緝。及牧羊屋中謀殺事。均未言及。宣布罷。堂上傳原告夏羅離座起。行過連頓前。連頓低語之曰。爾可至律師坐處。夏羅如言。先持聖經在律師前發誓。其發誓時。以身背外而立。音吐微帶顫震。時堂下觀審諸人。忽向兩旁擠動。蓋因有二人自外續入故。洛孟見此二人。面色微紅。蓋前行者爲沮倫。從其後者。乃一素不相識之少年也。此少年面容瘦削。而光華潤澤。且眼光極顯其機警靈敏。立定後。四顧一周。遂卽注視夏羅。旋離沮倫至審官前鞠躬。曰。長官。我乃被告辯護人也。洛孟聞言。心甚詫異。目視沮倫。而沮倫弗之顧。又聞

此少年律師向各陪審官曰。諸君。我今爲被告辯護。首請諸公以平常赴審人待原告。令入證人欄內。夏羅面色頓灰敗。齒相擊有聲。而堂上已傳下此言。祇得遵命入此欄。連頓低聲語近坐之書記曰。此律師何名。書記曰。君不識其人乎。彼名里域。最有名之辯護士也。書記言時。面似露驕傲色。里域者。誠如書記言。身價頗高。輕易不肯降格登公堂。爲人辯護。故審官及陪審諸人見之。皆甚詫異。於此案似已失其把握。而里域之面色。則甚和悅。又向審官曰。上官須命一證人。發布被告之罪證。堂上曰。我思被告罪證。洛孟公子可以發布。於是夏羅在證人欄內。述彼夜之事。如前警察長所言。言時。頻頻以目視連頓。時堂下觀審諸人。聞夏羅言。皆注視此里域律師之面。里域曰。彼夜此被告甚強暴乎。夏羅曰。然。里域曰。爾何不呼人相助乎。夏羅曰。我固非膽怯者。故未呼人。里域曰。確乎。夏羅曰。我當日卽呼人。亦不能有人來助。因此室中有門兩重。聲浪不易外達。里域曰。爾確知被告之目的。係爲奪爾鐵箱中物來乎。夏羅曰。然。里域曰。爾鐵箱中貯何物乎。夏羅尙

未答。適有二貴女續入審場。夏羅一舉首。見係爹拿茂夫人及西卑小姐。此如臨極枯之貴公子。一見西卑。乃頓自奮發。遂答曰。鐵箱中有珠寶。有金鎊。此外尚有重要之件。里域曰。爾確知被告已悉爾鐵箱中所貯物乎。夏羅曰。凡愚蠢人皆以爲鐵箱必藏貴重之物。里域曰。爾確知被告爲一愚蠢人乎。又曰。爾當時必抵拒之矣。夏羅曰。然。里域曰。我見爾面部有傷。是否被伊所擊乎。夏羅曰。然。里域曰。除面部外。恐爾尚有受傷處也。夏羅曰。此犯人極強壯有力。里域曰。伊既強壯。爲爾所不敵。何以未將箱中物奪去乎。里域言及此。洛孟乃昂首并捲袖示里域。意爲我非特面部無傷。卽身部亦無傷也。審官及陪審人皆見之。夏羅面色益慘變。緊咬其脣。心中跳躍不止。里域曰。我聞爾彼夜從吸煙室引伊入客堂。曾向諸賓客言伊爲澳洲強盜。其名曰夏羅先。然乎。夏羅曰。然。我現亦如此控伊。我尚有證據在。里域曰。爾今日既控伊在賜士尼府劫物。此外苟尚有欲控伊之事。今日亦可并控之。夏羅無言。旋由證人欄內。行近西卑前問曰。爾何爲至此。此非爾所應到

之地。西卑曰。此數日君何以不來我處。我疑爾有病。盼爾頗切。言時。回首問其母曰。吾言然否。爹拿茂夫人曰。然。夫人答語畢。因其面爲日光所射。畧一回首。則眼光適及於被告。忽大驚。頓改其從容華貴之態度。一時閉目若有所避。謂西卑曰。我等可以歸矣。此地人太多。使我頭涔涔然。不可復耐。於是夏羅前行。導彼母女二人同出。連頓謂里域曰。爾意尙欲喚何人問話否。里域曰。無須矣。連頓乃向諸陪審官商久之。又謂里域曰。里域先生。我等今日欲定被告之罪名。爾尙有言欲說否。里域曰。現尙無言欲說。堂上聞里域言。遂諭將洛孟姑押入警署。俟覆訊再定罪。堂事既散。越十分鐘。獄卒啟洛孟之室。導沮倫及里域律師入。洛孟一見躍起。盡力握沮倫之手。計此老人。決無能副其盛意。以相當之力握報之矣。沮倫乃謂洛孟曰。爾真累我不淺。爾行後。我以書辭賜士尼府。遂附火車返倫敦。乃我返而爾又突來此投到。我乃邀此先生同來。此兩日中。我未有一刻休息也。洛孟不答所問。但曰。先生見美翠否。沮倫點首曰。見之。非見美翠。我亦斷不料爾到此也。

因彼言爾有投到之意。故我知之。沮倫言此時。似覺洛孟已向己問美翠好否。卽衝口出口。美翠現在頗好。又曰。今何時矣。我偕此先生來。先生欲有所問於爾。爾盍與之言。實較與我言爲有益。乃向里域曰。我有事欲先行。此案敬煩先生矣。里域亦曰。君自請便。沮倫瀕出。復謂洛孟曰。我今歸倫敦。較留此爲佳。因我歸則可以任安慰照料美翠之職。使爾釋懷。洛孟覺此言如己所欲囑者。乃目送沮倫。且自歎曰。吁。吾之良友去矣。言時。幾忘却里域尙在己側。里域乃問曰。子現被人控告之事。尙需他人來此與子磋商否。洛孟曰。足下以爲吾事頗危險乎。里域點首曰。然。以原告控子之罪。憑證甚多。雖然。子亦毋懼。第以爾事之原委告我可也。我爲人辯護。本可不用其人告我以情節。吾自能推尋而得之。但如是則多費時間矣。隨又出煙盒問洛孟曰。子吸煙否。吾每於思案之際。吸之卽能助吾腦力。言次。然煙吸之。忽獄卒進曰。在此地吸煙乎。君不知爲法律所禁乎。此獄卒之神色。似驚似怒。里域微笑謂獄卒曰。爾能嗅辨煙味乎。嘻。爾誤矣。獄卒聞言愕然。乃喃喃

自語而出。里域一笑。復以煙授洛孟曰。可吸此。請子以前後情事完全告我。凡我有問。子必確鑿對我。毋遲疑掩飾。否則反有不利於子也。又曰。子究爲洛孟乎。抑夏羅乎。洛孟曰。吾實爲洛孟。里域以兩手相接。置於額上。仰臥椅中。徐徐曰。此事沮倫先生曾爲我言。但此老祇善於雕刻。言語殊非所長。洛孟曰。然。我當爲先生述之。於是洛孟備述從前所歷事。慷慨磊落。獨至與美翠愛情。并失去記憶力。及見夏羅始回復二事。似不免稍有囁嚅。噫。愛情之發生。與此記憶力之得失。卽當局尙有不能自解處。固無怪旁人之紛紛疑擬也。里域俟其言畢。以手彈額曰。此事真奇絕。然各陪審官豈能信子之語。洛孟曰。沮倫先生亦如足下言。里域又問曰。誰能爲子證人乎。言已。忽瞑目涉想。復曰。我思惟美翠姑娘可作爾證人。洛孟曰。欲美翠作證人耶。吾意不願令其對簿於萬目睽睽之地。里域曰。不能不爾。但彼卽爲爾作證。亦尙費周章。蓋卽使吾爲陪審官。亦不能信美翠之言。必將謂洛孟悔棄從前婚約。故美翠懷恨而助假洛孟耳。洛孟聞言。躍起繞房而走。狀甚煩



懣。里域隨又出煙一枝。授洛孟曰。請再吸此。少安毋躁。凡思索時。第一莫妙於吸煙。繼又問曰。彼施拉士是否身長且瘦。面部有傷。而跛其一足者耶。若彼出爲證人。則子殆矣。甚惜前此傾跌時。不斷其首。雖然。子勿以吾言而卽灰心絕望。吾必盡吾能力。在審官前爲子設法剖白也。

### 第三十六章

世間男子當困難時。未嘗不力與此困難抵抗。然往往爲困難所勝。獨女子之深於愛情者則不然。彼以愛力抵抗困難。必至得勝而後已。美翠當此憂患叢生之際。宜其在昏昏迷惘中矣。每一念及洛孟所遭之險難。固不免震懼。然又一念及愛己之人。竟尙生存此世界。且得復與之相聚。其愛己之真誠。一如己之愛彼。則遂轉而大喜。並忘其憂。當高頓聞施拉士燒毀植物書。奄然不能發一語。美翠深憂其祖或因此殞命。不料事有非理想所及者。蓋自洛孟及施拉士二人去後。高頓旋舉目四視。忽而眼光全集美翠面上。精神轉勝於前。乃謂美翠曰。我今而知

施拉士乃一無賴匪類也。美翠聞高頓聲。心稍慰。答曰。誠然。高頓復曰。以後不復許彼來此。美翠曰。彼亦必不復來矣。高頓曰。噫。吾書乃竟爲所毀。且焚之乎。言時。若頭上受巨棒力擊者。旋又曰。吾等誠盲目人也。美翠曰。尙有他事。祖未悉知。美翠本欲以今日事告其祖。忽念其久病初愈。乃中止。少停。始曰。祖勿憤。望體恤兒心。以自養病體爲重。高頓以兩手捧美翠頰。撫摩之。視美翠如在痛苦中。高頓又曰。今事已如此。須我重費一番追錄之力矣。美翠曰。此不必急急。祖病未愈。何可再從事於筆墨。高頓又撫美翠肩曰。予呻吟於夢寐者久矣。或者藉彼一舉。轉醒我病耳。今予似少醒。所幸此書緊要處。我另有筆記。不致遺忘也。言畢起坐。并以手推理額上之髮。美翠見其手足強健。忽逾於前。旣喜且詫。高頓復曰。施拉士所以燒毀吾書之意。吾已洞悉之。但吾甯勞瘁而死。必不願仰人鼻息而生。遂行近桌旁。檢取紙筆。美翠見其立時欲追錄此書。再三勸止。並扶置榻上令睡。高頓勉從其意。然偃臥之時。仍默記其書。美翠獨坐火爐側。沈思洛孟從前所遇事。及今

日之危險。萬念俱來。百感交集。既而一一推想。覺已與洛孟。距地萬里。閱時五年。同以一愛字。心心相印。竟無絲毫舛錯。卽此時身及洛孟均死。亦爲無上之幸樂。如此一想。遂快然自得。竟又戰勝憂患矣。翌晨。沮倫來視美翠。謂已請里域律師爲洛孟辯護。美翠曰。妾豈不可爲洛孟出力乎。乃祇愁坐而待音耗乎。沮倫把美翠手曰。姑娘暫耐之。美翠曰。然則丈能爲洛孟謀。而妾獨不能耶。沮倫微笑曰。然。男子應出而任事。女子則坐守而哭。不忘所愛。卽爲無負矣。美翠曰。妾必不如一般女子。祇以一哭畢事者。丈見洛孟時。煩代妾致言。此事終能水落石出。上帝亦必以仁愛之力助之。并請告以妾今無恙。沮倫唯唯去。而美翠之神魂。亦隨以俱去矣。及暮。接洛孟自獄中所發之信。展閱訖。喜慰已極。躍躍然心跳不已。似覺此屋太小。尙不足容其呼吸者。隨珍重置書胸際。時高頓方注意重輯其書。美翠得間。遂出門二次。呼吸空氣。歸途過沮倫工廠。頓念院中所堆石塊。曾經洛孟親手搬運。不禁步入院中。手摩挲各石殆遍。耳邊似猶聞斧鑿之聲。乃坐一巨石上。沈

吟追想。約半小時。始起身出。方啟門。忽見一女子立露檯下。審視之。卽前日爲沮倫作模刻像之女郎也。美翠心中若有所悟。急行前與語曰。君在此乎。此女方垂目視地上。聞言始舉首。驟見美翠。輒現驚詫之色。蓋彼與美翠雖在工廠識面二次。初未嘗交語也。美翠倚身門側。問曰。君尙憶妾乎。妾在沮倫先生工廠中。曾見君兩度矣。女曰。然言已。仍注視美翠。美翠亦諦審之。見其面色慘白。狀極憔悴。乃問曰。君欲見沮倫先生乎。女搖首曰。否。妾偶閑步至此耳。美翠曰。幸君非爲沮倫先生來。否則徒勞矣。伊現赴鄉間。不在廠也。女隨舉手理其項上之巾。答曰。沮倫先生不輕離此廠。今乃赴鄉乎。又略一頷首曰。妾欲行矣。不能與君作多談。美翠尼之曰。有一事君願聞之否。女曰。何事。美翠曰。君猶憶廠中工人名克列列除望者乎。女聞言似驚。迴首視美翠。美翠曰。君在廠時。必曾見渠。此人高偉而體健。女曰。吾識之。美翠曰。君識之乎。今伊爲人控告。已在警署獄中。女益驚曰。在獄中乎。因何事。美翠曰。原告控伊以搶劫及謀殺之罪。女聞是言。狀極徬徨。旋答曰。然乎。

渠必不爲此。吾能信之。美翠緊握其手。知此女尙未忘在山中囑托洛孟事。心甚感之。喘息答曰。賢哉君也。君既作是言。必深知其生平矣。女曰否。吾未嘗深知之。然原告者爲何人耶。美翠曰。此事甚奇。一時不及備述。彼原告自稱爲洛孟。然吾知其確係冒認者。美翠言時。暗忖曰。此女能否助我乎。恐其終以愛情庇夏羅也。繼見此女郎神色極爲懇摯。遂決意告之曰。吾知真洛孟卽此克利列除望也。惟彼二人貌極相似。吾亦曾爲僞者所欺。後幸覺之耳。女聞言。狀如槁木。聲咽氣逆。言曰。君所謂僞者。現居何地乎。美翠曰。在擔士鄉賜士尼伯爵府。而佔據克利所應有者。然今克利已出現。此人乃處極危之地。雖誣控克利。必無益也。女口中喃喃誦賜士尼府數四。隨問曰。彼果與克利貌相肖乎。美翠曰。然。若欲辨此二人之真僞。非平日與有深交者不能。美翠言次。極思與此女剖誠相商。以冀彼此有益。然不知所措詞。而此女則雙目直視美翠。面白如霜。美翠問曰。君何故注視妾。且觀君面色。似甚驚妄言者。妾料君必知克利及與克利相肖之人。實告君。妾極愛

克利。克利亦極愛妾。君能助妾而解克利於厄乎。女遽力脫美翠手。答曰。妾不知。妾不知。此二人妾皆弗之識。言已。急步而去。

### 第三十七章

女郎忽忽去。美翠追之弗能及。遂虛此一遇。返寓後。心中轉增煩擾。竟夜籌思。未知此女究爲洛孟所述。在牧羊屋外夜遇者否。苟非是。則亦必曾與洛孟相識者。此果爲何人乎。翌晨。擬往一問沮倫。知其名否。甫啟門。適沮倫偕里域至。當二人入時。美翠聞沮倫問里域曰。定案乎。美翠面色頓灰白。沮倫見之。亟相慰曰。毋驚。有此律師在。彼必不能遽定案也。今我當爲女郎介紹。里域曰。我名里域。特來此訪姑娘。言次。美翠覺其語言容貌。均極和藹。遂與行握手禮。里域攜美翠手曰。高頓姑娘。爾勿憂。吾覺此案極有奇趣。必竭吾智能爲洛孟辯護。然女郎必盡舉所知告我。沮倫曰。里域律師。君所應知之事。已悉由被告告君矣。里域曰。雖然。吾思高頓姑娘能再告我一番。或有可增添我爲被告辯護之材料也。言已。坐下。伸兩

足。如小孩靜坐。待長者講演小說者。美翠乃留意一一述之。沮倫笑謂里域曰。爾不以緊要之言。筆之記事冊中。不患遺忘乎。里域微笑。自指其腦。答曰。吾之記事冊在此。沮倫亦笑。里域復問美翠曰。姑娘所述已竟耶。美翠遲疑答曰。尚有一節。洛孟曾告先生以牧羊屋外。夜遇夏羅相識之女子乎。里域曰。彼雖言之。然此女乃在澳洲。何術致之至此。美翠乃舉前在工廠見少女遇洛孟情形。及昨日相值諸語。以告里域。且曰。妾意頗疑此女卽爲馬利。正擬覓沮倫先生一問之耳。沮倫曰。此事恐係美翠誤會。吾不謂然。里域律師勿轉轉有用之思想。美翠曰。丈不憶洛孟運石入屋。彼女驟見時之奇異狀乎。沮倫曰。吾以爲彼女心愛洛孟之容貌。故有此現象耳。里域雙目注視火爐。久之。突一舉首。美翠覺其眼光中。似有一種新思想發露者。聞里域問沮倫曰。彼女何名。沮倫聞之。以爲里域乃亦輕信此無根之言。意頗不耐。答曰。吾亦不甚記憶。彼似名北冷落濱遜。里域又曰。其名亦可不必要細考。君能知其居何所。則妙矣。沮倫探手衣袋。摸索良久。出一紙畧觀曰。在

連脫街十六號。里域急起身取帽。謂美翠曰。請以四分鐘時間。戴帽穿衣。吾與爾同往連脫街十六號。美翠曰諾。遂入臥室更衣。沮倫謂里域曰。吾已爲君言。彼女不過因愛洛孟之容貌。而有此狀態耳。里域且著手套。且答曰。君試覘之。此爲極有益於被告之事。遂與美翠出乘馬車。別沮倫而去。途次。里域曰。高頓姑娘。此行如得遇彼女。爾勿與言。我自設法探之。美翠曰可。又曰。妾惟願北冷洛濱遜。果爲馬利。里域頷首曰。惜姑娘昨日不卽隨之行。吾恐其今日亦已去矣。美翠聞言頗自悔。恨不立時卽見彼女。覺馬足飛騰。猶不及已蹇澀之細步。里域又曰。吾料彼女來倫敦。卽爲覓所愛而來。驟在工廠遇洛孟。遽誤爲夏羅。旣而審視知誤。遂爽然舍之去耳。美翠曰。先生言之更透關。語次。車抵連脫街。里域在車中。按號數覓去。及一小門。卽命御者停車。里域躍下。手按門鈴。卽見一黑睛婦人啟門出。有二小孩隨其後。衣履均襤褸。從扶梯緩緩下。婦人口喃喃叱責之。里域脫帽向婦人爲禮曰。吾來訪一少女。名馬利馬蘇者。婦人搖首答曰。此處無馬利馬蘇其人。爾



苟欲邀人赴茶會。則此間居者。皆喜在家用茶。不喜赴會也。里域以極和平之聲答曰。吾來訪此少女。非尋常可比。實有要事。且爲沮倫先生所託。婦人曰。然則君所謂少女。卽常往沮倫先生工廠之姑娘耶。君來遲矣。彼昨夜已離此去。美翠聞言。不禁呼曰。噫。天乎。里域乃謂美翠曰。何如。此事果不出吾所料。言時。探手衣袋。取半適物靈授此婦人曰。夫人能以其所之告我否。婦接金大悅。卽曰。昨夜彼自外歸。卽付清租值。告別而去。初未告我以所往也。里域又問曰。夫人能導我往彼前所居室中一戶。婦遲疑曰。彼女殆或犯罪。而君特偵探之乎。里域曰。否。吾實爲女之族兄。因久失吾妹蹤迹。今訂之。特來攜彼歸耳。隨又出半適物靈與之。曰。請夫人毋疑。婦乃導里域及美翠登樓。里域當上樓時。低聲謂美翠曰。君以吾言爲詐乎。然凡吾同類。均可稱兄弟。此言嘗聞之禮拜堂矣。旣至馬利臥室。里域舉目週視。室爲一小閣。且極黑暗。乃問曰。吾妹有衣箱及衣夾等件否。婦曰。彼無衣箱。祇有一衣夾而已。里域見地上有一極舊之報紙。似是匆忙收檢各物時遺

下者。乃俯身拾之。復謂婦曰。吾甚感夫人。使吾得見吾妹臥室。料夫人待吾妹必甚厚者。婦曰。妾視之直如己女。一飲食亦未嘗相忘。君如覓得彼。異日家庭樂聚時。幸勿忘此貧寡婦也。里域自覺擲此一鎊金。甚有益處。遂別該婦。扶美翠下樓登車。美翠失望之餘。不禁淚流被面。顫聲謂里域曰。吾等當如何而可乎。或彼女非馬利乎。里域乃出所拾報紙示之曰。此爲澳大利亞發行之報紙。又指報紙上一處曰。此爲捕緝夏羅之賞格。彼女乃注意藏此報。非馬利而何。美翠失聲呼曰。噫。是矣。然則君能設法覓得彼女否。里域曰。吾以爲爾必能覓之。里域言時。其意全注重在一爾字。美翠詫問曰。我耶。里域面露喜色。點首答曰。高頓姑娘。必須爾急往賜士尼一行。勿延緩。或可與爾祖同去。途中既可使爾祖換吸新空氣。亦免爾內顧憂。且賜士尼距的士摩勞不遠。爾心愛之人。現拘彼處獄中。爾亦何憚此一行耶。美翠面微紅。俯首答曰。君命妾往賜士尼。則更胡暇覓馬利。里域曰。馬利正在賜士尼。爾可往彼處詢之。縱此事不應爾爲。但爲洛孟一絕大助力。故吾欲

爾自效其勞。美翠喘息問曰。請君示我以意。里域曰。姑娘。我揣馬利必往彼處。爾但留意訪之。不難得其蹤迹。苟得之。速電我。得此女出爲證人。抵什伯證人矣。美翠曰。既如是。妾必往。里域送美翠返寓。與沮倫商定。由沮倫借其祖孫同行。高頓聞將往。賜士尼則大喜。以彼地爲其常常注念不忘之處。遂收檢其所著之書。應用之物。次早卽首途。既至。沮倫爲稅一小屋。居於村外。美翠見沮倫如是照拂。心甚不安。懇切謂曰。丈可以請返倫敦矣。勿以妾事曠廢時間也。又曰。丈之仁愛慈祥。妾感激至於此身不能負戴。幸丈早歸。使妾得少寬懷。沮倫答曰。否。吾亦如里域律師。覺此案頗有奇趣。欲一究其中底蘊。且亦自爲洩憤計耳。彼惡少年初聘我來時。卽視吾如奴隸。吾實恨恨。故必欲力發其覆。亦非徒爲爾也。美翠見沮倫面上全現慈愛己身之顏色。乃感極俯首。以吻親其手。沮倫遂告別去。夏羅自前此審判之日。伴送西卑小姐及爹拿茂夫人上車時。見施拉士立牆角。暗遞眼色。夏羅乃謂西卑曰。少頃吾至卿家用膳。此時尙有事。不克送卿矣。西卑既去。夏羅

乃就施拉士與語。施拉士喘息問曰。此事如何乎。夏羅答曰。將定案矣。施拉士狀極滿意。從彼小眼中。射出一種惡毒之兇光。曰。將定案乎。吾望其作七年苦工而後死。夏羅淡然微點其首。施拉士復審視其面。問曰。爾何故如此。自吾觀之。似非定彼人之罪。而直似定爾之罪矣。子何不稍自鎮定。並飲白蘭地酒。助子膽力乎。夏羅目視施拉士。微含怒色。答曰。脫令爾與我易地而處。受里域今日之詰問。諒亦無甚快樂。施拉士驚曰。里域乎。彼何能致里域來此相助耶。隨又笑曰。不妨。任彼里域得如何憑據。亦不能抵吾一人之證。復又移其惡毒之眼光。而注射監房之壁。語夏羅曰。子無懼。吾知其必不能出此牆矣。子慎勿再顯露憂懼之色。吾等此時正與彼爭戰時也。夏羅不悅曰。豈吾之智慧盡失。而一一需爾教授乎。施拉士無語。二人遂散。夏羅歸飲香檳一瓶。然後赴西卑家晚膳。是夕西卑所談之語。多及審訊事。夏羅雖時以他語亂之。而西卑仍數數言及。夏羅乃勉答之曰。吾亦甚憐彼人。蓋彼人將罰作苦工矣。然吾雅不欲卿以馨香潔淨之口。常道此鄙賤

之人也。言畢。又趨前力握西卑腕。極顯其親愛之貌。續曰。願卿以後勿再談彼人。且此事頗有關涉。亦以勿言爲妙。西卑回握夏羅之手。答曰。君憐彼人。乃君之美德。然妾意絕不憐之。彼受此重罰。乃罪有應得耳。且吾不解吾母胡亦聞此人受罰。意甚不快。又回顧爹拿茂夫人問曰。母是否亦憐此罪人乎。夫人初似不注意。二人問答。及西卑問時。始答曰。頗憐之。不解何故。其人乃至犯此重罪。夏羅舉杯中酒頻飲。復長歎曰。夫人之言良是。且吾猶有一奇想。或者彼亦有一相愛相憐。爲彼擔憂抱痛之女子。未可知也。言次。以目微睨西卑。西卑畧聳其肩。答曰。此君憑空設想耳。吾以爲人至患難之時。卽平日所親愛者。亦將棄而不顧矣。時爹拿茂夫人已起身外出。夏羅緊咬其脣。不使齒牙相擊。徐徐問曰。倘吾遇此患難。卿亦忍棄我否。西卑曰。妾亦不能自信。言時。西卑之手釧。忽脫其交接處。幾墮地。乃伸腕令夏羅代合之。夏羅兩手。索索顫震不已。竟至合釧時。誤合西卑腕肉。口中則答曰。然則至愛至關切之人。亦忍棄之耶。西卑因腕肉被合。痛甚。呼曰。噫。君胡

不慎。誤合吾腕矣。旋語曰。若至愛至關切之人。或不然耳。又曰。雖然。亦不能不棄。天地間豈有女子而愛一罪犯者乎。夏羅曰。女子中或亦有如是者。西卑搖首曰。幸君毋再言此不如意事。請唱一歌。爲我解煩悶。夏羅遂舉西卑之手。以吻親之。曰。卿欲聽歌。吾可終夜勤勞。隨至桌旁。頻頻注酒飲。竊自語曰。罪犯乎。又歎曰。噫。上帝。倘彼知吾真實事者。將奈何。

## 第三十八章

夏羅徐步入客室。胸中千愁萬慮。紛至沓來。腦氣沸騰。幾不克自制。旋回首見西卑在複室內。臥半榻上。一手執巾。一手下垂榻外。此時燈光黯淡。微映西卑面上。如紗幔中春睡美人。柔情媚態。愈隱約而愈增其美。此神情爲愛者見之。固大增熱度。卽素與無情慳者。亦將爲之魄蕩神搖矣。夏羅入室。行至榻前。俯首輕輕吻其髮。因西卑極不喜人攪亂其髮。故不敢用力。論其意。直欲攬其首於懷中而後快也。西卑啟目微笑。徐曰。吾母現患頭痛。欲睡數分鐘。已入寢室。彼今日自警署

歸。便自鬱鬱。罪人斯得。吾輩正當爲君稱快。不料吾母乃若是。殊不可解。夏羅曰。不必復提此事。西卑曰。頃君已允我唱歌。何尙金玉爾音。夏羅乃行至琴桌前。按琴而歌。爲攄寫愛情之曲。歌中詞句。言情極摯。欲以感動西卑。西卑欵臥聽之。歌旣闋。微笑曰。請君爲我更一曲何如。夏羅乃復以激楚之音。歌一極悲之曲。西卑曰。君何故爲此變徵之音。幾令人聞之淚下。夏羅指一椅謂西卑曰。卿可坐此聽之。西卑起身微掠其髮。緩步而前。坐近夏羅。夏羅唱時。目先注西卑不瞬。迨曲終琴寂。餘音猶嫋。西卑舒皓腕握夏羅之手。又攜其手至己面上。笑曰。聞君歌。使妾意銷。夏羅卽蹲身跪西卑裙下。彼此互握其手。頃之。夏羅懇切言曰。西卑。爾愛我乎。爾真有不可移易之愛情向我乎。爾愛我之情。能破除一切之阻力否乎。求爾爲我言之。西卑曰。我誠愛爾。爾亦應知我愛爾。爾見我曾用對爾之情對他人否。爾今日胡尙有此問。夏羅曰。卿言甚是。因我喜聞卿愛我之語。故常作此問耳。我當無人靜坐時。常自忖。以卿雅意。卽我將來有意外之患難。卿亦必不至更變。當

與我禍福同享。西卑曰。禍福同享一語。爲成婚時在禮拜堂之誓言。夏羅曰。無幾時矣。我耳中不久將聞此言矣。又曰。西卑。爾尙憶我頃間所言否。西卑曰。何言。我已忘之。夏羅仰首注望西卑。似西卑一出此言。足以定其生死者。曰。我頃言情重之女子。縱至患難時。亦必不背其所愛。卿究能如是否。爾當時未曾答我。我故仍有此問。譬如我處最窮最慘之境。爾仍能如今日之愛我乎。西卑輕撫夏羅之髮。以極溫柔之聲答曰。我亦曾對爾說過。無論爾處如何境地。必不改我之愛。地老天荒。永永不變。夏羅乃太息一聲。仰首與西卑接吻。似極感激。又似含有感愴之色。曰。我知卿心矣。得卿如此。吾復何憂。時夏羅尙跪西卑側。久而不起。西卑促曰。君可起矣。夏羅不得已起立。出懷中時計視之。乃曰。西卑。吾行矣。禍福同享一語。請誌之勿忘。於是自入馬廐。牽馬出。攬轡徐行。猶時時迴首。望西卑宅內之燈光。心中則反覆思西卑所言。彷彿以金科玉律視之。以爲得此美人至深至切之情。足消除一切障害矣。一時又念吾得施拉士爲證。足使洛孟失敗。若得審官科以



苦工之監禁。吾無憂矣。時一痕新月。如照乘之珠。冷冷向人。夏羅斜坐馬上。領略清宵風景。怡然自得。口中復高聲唱愛情之歌。馬既馴良。而所行者又爲常來之熟路。在此月色之下。遂不復以控馭爲意。置韁馬項。仰首玩月。且歌且前。忽微風動處。推起一片微雲。月光全被遮掩。馬陡然倒退數步。若有所覩。夏羅正如從夢中驚醒。以足蹴馬腹。叱曰。蠢動物。爾何故虛驚。言時。馬仍倒退不止。夏羅大怒。舉鞭力擊之。俄而雲移月出。忽覩一人植立馬前。夏羅大驚。就月下舉目審視。則見其人以一長巾擁頷下。鼻口半爲巾所掩。竟莫辨誰何。但知其爲一女子耳。夏羅厲聲曰。咄。爾爲誰。速去。否則我將策馬仆爾矣。此女子不但不行。突前攬其轡。一手掣下其巾。仰首視夏羅面。呼曰。夏羅夏羅。我今乃覓得爾也。夏羅聞此聲。幾墮馬下。力自振奮。凝神審視其人。面色陡變爲青白。此女子又以極顫震之聲呼曰。夏羅。爾識我否。夏羅經此一問。陡然收束其感動驚怯之心。毅然答曰。孰爲夏羅。我不識爾。答時聲極暴戾。又續言曰。爾殆誤矣。女子蹙眉凝目。注視夏羅。長歎一

聲。轉面向月光曰。爾試審視我。爾甯不識我乎。我馬利也。時夏羅自覺滿身顫震。然強制之。答曰。我不識爾。我亦從未聞馬利之名。爾誠誤矣。我疑爾殆必久伏於此。窺探行人。欲呼朋黨行搶劫耳。果爾。爾又大誤。爾知我攜有手槍否。休矣。爾可速去。夏羅言至此。遽揚鞭作欲撻狀。女子仍屹然不爲動。夏羅乃復收回其鞭。女子曰。夏羅夏羅。爾對我猶作誑語耶。爾乃言不識我耶。爾可更一視我面。言時。此女子又以身湊近夏羅。夏羅怒目相向曰。我不識爾。我亦不問爾果誤識我與否。但爾速釋手。勿阻吾馬。女子有怒色。摔馬韁於地曰。爾去爾去。爾不畏危險。則自去可耳。夏羅執轡欲行。忽若又轉一念。阻其前進者。勒馬問女子曰。爾究誤我爲伊誰耶。女子聞夏羅此言。欣然曰。夏羅夏羅。我固知爾不忍棄我。爾亦知我實能識爾也。爾非他。乃夏羅先耳。爾我曾經相愛。爾又曾誓言永永愛我者。夏羅曰。爾果誤矣。爾所言者。非澳洲之強盜夏羅先乎。此人現爲人所獲。在的士摩勞之警察獄。爾欲見彼。賄獄卒求之可矣。我則爲洛孟公子。勿擾我。女子曰。爾不必作是

言。我亦料爾必如是欺我。但我已盡知爾事。欺我亦無益。我前在山中誤識爲爾者。乃爲眞洛孟。現在獄中卽是人。至目前與我相對者。則爲我夏羅先。爲我所摯愛之夏羅先。爾雖百口言誤。我亦弗信。論爾今日所處之地位。或者不得不然。但爾不思變計。欲堅執爾爲洛孟。與眞洛孟用強力相抵抗。爾必敗矣。我自澳洲至倫敦覓爾。一無消息。非昨日遇洛孟所愛之女子。述爾情事。今日猶不獲與爾相見。夏羅憐笑曰。馬利。爾待我甚厚。我亦知之。但我之欺爾。亦聊以試爾耳。爾何竟能遠涉重洋。以至此乎。女子太息一聲。於極苦楚中。現一種極纏綿之情狀。曰。夏羅。我亦弗解。一似有一魔鬼常常逼我近爾。但我旣來此。爾乃可望出險矣。爾知我今日爲救爾來乎。夏羅曰。爾來救我耶。馬利以沈痛之聲。低答曰。然。吾自聞彼女子述爾情事。卽夕至此。今已伺爾一日矣。我自爲愛爾之情絲所縛。爾須知我苦心。早自爲計。勿再貪戀賜士尼之富貴。蹈茲危險。夏羅乎。爾速宜逃遁。夏羅曰。吾現無危險之消息。且吾遇危險事。非止一次。爾今乃以區區危險。勸我逃遁。爾

實誤矣。馬利曰。爾以爲冒認洛孟。可以終據賜士尼爲己有乎。爾所設之計。吾盡知之。是皆爾迷惑之見耳。爾勿疑我。爾須知女子之愛情。一經沾著。永遠不死。爾宜敬謝上帝。今世界有一如我愛爾之人。以此言提醒爾也。夏羅怒目疾視馬利。問曰。爾謂爾知我之計。是何計乎。速告我。馬利曰。美翠曾以爾冒認洛孟。及今轉誣洛孟事。一一告我。我料爾此計決不能成。吾夙夜奔馳至此。專爲告爾。並勸爾逃遁。至從前爾與我所訂之婚約。今非必欲爾踐之。惟以我愛爾之故。願爾得早脫險難而已。夏羅曰。爾既知此事。當知我所得之證據。甚有效力。必不致爲彼所敗。馬利低聲答曰。吾亦證據之一份子。此權非操爾手中也。夏羅聞言暴怒。面變青白色。幾致翻墮馬下。舉鞭欲擊馬利。且叱曰。爾竟與吾反對。將此事宣布於衆而賣我耶。馬利仰首視夏羅。悽然答曰。吾非賣君。但吾不能爲愛情所溺。而陷一無罪之人也。夏羅曰。咄。爾真無良。爾作此言。則爾此來直殺我耳。所謂愛我而救我者。固如是乎。我知之。爾實心向洛孟者。爾何不速赴彼處。馬利面忽紅漲。似甚

慚愧。然彼實非有內愧。特爲夏羅愧耳。乃曰。夏羅。吾願上帝恕爾之罪。爾試思之。今爲爾計。有逾於逃遁者乎。吾涉萬里重洋。受無限困苦。果爲伊誰而至此。乃謂我心向他人乎。言已。以兩手掩面痛哭。惟其悲愴已達於極處。轉致滴淚俱無。夏羅嚙指睜目。猶視馬利。馬利力制其悲。復語曰。彼等終能蹤跡我。或竟迫我至公堂。爲之作證。卽令我遠遁他處避之。爾事亦終必敗耳。時夏羅已下馬。強掩其憤怒之容。及暴戾之氣。佯示和樂。謂馬利曰。爾言亦是。吾知爾亦非全無思想者。爾我可偕至樹林深處一談。於是繫馬於樹。一手挽馬利曰。馬利。爾尙許我親吻乎。馬利搖首。夏羅曰。吾知女子亦甚有謀。脫爾有善計者。盍爲我言。馬利曰。夏羅。吾籌之已熟。總以勿戀戀賜士尼之富貴。而速去英倫爲愈。言至此。頓觸起昔在澳洲誤認洛孟時之言。時異事同。而夏羅仍此危險。已亦仍此飄零。不覺傷心淚下。因曰。當日爾苟聽洛孟之勸。何致復有今日。語次。馬利已哽咽不復能續。夏羅曰。爾策止此乎。惟勸我逃遁乎。馬利歎曰。然。舍此尙有何策。夏羅曰。然則任彼據有

賜士尼府耶。吾意何甘。馬利曰。此事理應如是。爾胡尙遲疑不定耶。吾願爾速從我策爲上。夏羅左右顧視。仍嚙指沈思。忽又視馬利及地上。徐徐答曰。馬利。爾言固然。然爾又何以自處乎。馬利搖首太息曰。不必爲我設想矣。夏羅忽以兩手緊抱馬利。而眼光則注他處。且面露猶惡之色。謂馬利曰。吾與爾偕遁。何如。馬利一聞夏羅欺誑之語。遽以爲夏羅尙愛己。不覺大喜。乃移身略近之曰。夏羅。爾真有是心乎。夏羅曰。然。但爾今殆視我如一野獸矣。且吾又如是忘情於爾。爾來此。我又不一問爾別我後之情形。爾豈能恕我乎。然爾旣允我偕遁。則必一切不計。言時。以吻親馬利額。馬利舉淚眼視夏羅曰。爾果能偕我同行乎。言時。忽疑夏羅有詐。欲稍離之。而夏羅仍緊抱不釋。且曰。馬利。爾真愛我。我等將復如在澳洲相聚時矣。爾父今已死否。馬利流淚答曰。死矣。但吾等可勿再提前事。夏羅曰。然。爾勸吾行。吾等究有何法以逃遁乎。馬利微笑曰。吾自有法。可與彼等預立一約券。夏羅蹙眉問曰。若何。馬利曰。若彼等允聽君逃。則我可書此事始末。交彼等作證。夏

羅略作思索。乃答曰。甚善。若洛孟欲得爾爲證人。必從爾請。爾欲何時與立約乎。馬利曰。吾明日必將此事辦妥。晚間期君於此。便可偕行。夏羅乃起身微步。其額上之縐紋。條條深入。久之。謂馬利曰。略遲亦無妨。爾書就此紙。可於明晚此時攜來。交我一閱。彼此熟商而後行之。馬利兩手撫夏羅之胸。懇切言曰。事不可遲。君毋游移矣。夏羅曰。不然。必先一觀爾所書之紙而後去。馬利曰。然則君可暫歸。明日再見矣。夏羅曰。可言畢。遂起而解馬。跨之而去。顧其去時。并不一問馬利居址。馬利卽此可措知其詐。乃竟懵然不悟。愛之一字。誠足以誤人哉。

### 第三十九章

美翠自聞里域律師言。謂必探獲馬利。出爲證人。始可保洛孟之安全。故此語常在美翠腦中。片刻不忘。旋自籌曰。吾將往何處覓之乎。旣而恍然曰。彼旣至此。必覓夏羅。莫若往賜士尼府偵之。遂告其祖父而出。此間爲彼舊時所習行之路。不煩人導。將至府時。覺風景依然。而舉目有河山之異。蓋經夏羅一番改造後。已大

非昔日規模矣。美翠雖罩面紗。而賜士尼闖人之妻。一見卽識。極歡迎之。導至私室共坐。此婦方以洛孟一案。爲至有趣之新聞。絮絮與語。不知美翠早知之稔矣。美翠急欲探馬利消息。乃問曰。夫人。近日曾有一素不相識之少女來此否。婦曰。除我所知之外。別無生客來。吾夫奉公子命司此門。若有來者。吾夫婦必知之。美翠垂首沈思。又曰。所云公子者。指洛孟而言乎。婦曰。然。吾等久不得伯爵命令。蓋伯爵誠不幸。已成廢疾。然吾輩旬應少主。皆追思伯爵未病時。蓋少主性本剛愎。近自克利之事出。更一變而爲暴烈。至於不可近。此皆克利所貽害也。美翠聞此言。強制其將變之面色。答曰。然。吾聞此間人皆謂克利有罪。婦曰。然。吾聞公子言。克利橫暴已極。且犯案甚夥。非止搶劫一事。今聞已定罪矣。又曰。美翠姑娘。令祖高頓先生及爾之近狀如何。從前吾女死時。承爾贈送極巧妙之花圈。高頓先生又常惠我瓜果。至今猶令我耿耿不忘。今見姑娘來。吾甚樂。然姑娘至此。不獨吾一人歡迎。凡識姑娘者。當無不歡迎也。爾祖孫均慈善人。竟一旦去此。我等誠爲



不幸。美翠耳聽其言。而注意視門外。蓋聞有遠來馬蹄聲也。俄頃。婦亦聞之。急起身曰。殆公子歸矣。必先開門俟之。若令彼待一分鐘之久。必發怒而加吾呵斥矣。言時。取鑰在手。往啟門。美翠乃立窗側窺之。則夏羅已下馬。直抵門外。婦啟門如恐不及。既入。美翠窺見其顏色兇怒。並厲聲叱此婦曰。爾胡不開門待我。若再如是。爾不宜久留此地矣。婦不敢置答。面色紫漲。隨返屋內。向美翠歎息曰。渠之黑暗病又發矣。渠性情酷肖其伯父。然其伯父未嘗如是厲聲呵責婦人也。美翠正欲答此婦人語。忽見夏羅入門後。神情匆匆。似極忙迫。又見施拉士自內出。迎執夏羅手。絕不類主僕情狀。既而二人附耳密談。久之未已。美翠睹此。心爲之悸。竊念彼二人均奸惡萬狀。無所不爲者。今二讐合謀。洛孟殆矣。又念洛孟祇馬利一人可爲之作證。今馬利之蹤跡杳然。殆又離此他適。或竟未來。亦未可料。茫茫四顧。吾更向何處覓吾愛人之救星耶。正極煩惱時。夏羅已入。施拉士亦跛行而進。閤人之房。美翠急趨婦之臥室。并謂婦曰。吾雅不欲見彼。慎勿言我在此。言已。遂

入。伏身於壁後窺之。見施拉士向婦取火吸煙。美翠性情本極慈善。然見施拉士鼻上傷痕。則心反快甚。施拉士去。度其行已遠。始辭婦出。念馬利何故竟未至此。殊出己所料。怏怏失望。乃往訪附近所識之村人。并以馬利形狀。作無意中之探問。衆口一詞。皆答言未見。意大沮喪。不得已乃返所居之小屋。不料一入門。卽見馬利仰臥椅中。高頓與屋居停俯首環視。美翠驚喜之餘。幾疑有誤。居停見美翠返。卽曰。美翠姑娘。爾返耶。美翠曰。然。且答且前。審視馬利非誤。乃問曰。此女子何由至此乎。居停曰。吾在巷中取水。見此女臥地上。首枕石級。初以爲醉人。呼之不應。始知昏絕矣。乃邀高頓先生同昇入室。今施救已久。尙未甦也。噫。此不幸女郎。昨夜必通宵露宿。其衣爲露水所溼。猶未乾也。言已。復以白蘭地酒灌女口中。美翠亦前助之。約數分鐘。馬利始微微吁氣。啟倦眼略視。似尙無所見。復閉如故。少頃。聞美翠語音。忽翻身欲起。美翠以手按其肩。婉語慰之。復示意令高頓及居停主人暫出。已則移椅坐馬利側。馬利目視美翠。久之。悽然自語曰。噫。吾幾死矣。君

胡亦在此。美翠勸之曰。請勿多言。且勿思慮。妾當緩告君。言時。以白蘭地酒送至馬利唇邊。復曰。姑娘之衣盡溼。盍從吾登樓更換。未悉爾畏我否。馬利微聲答曰。非畏姑娘。特自愧耳。美翠俯首親其額曰。君何作此語。妾請扶君登樓。馬利坐起。美翠極力扶持。共登樓入臥室。又代去其溼衣。出已衣衣之。使臥榻上。復匆匆下樓。取牛乳及其他食物。蓋料馬利不食已久。殆飢甚矣。然馬利實不能食。只取茶一杯在手。正欲飲時。忽又置杯桌上曰。姑娘。我正欲覓爾。今乃天幸相逢。美翠曰。然。我亦正覓君。君請先飲此茶。馬利曰。先言我欲告爾之事。而後飲此。美翠聞言。心甚喜。然見馬利神情慘淡。殊屬可憐。不覺爲之垂淚。遂執馬利瘦弱之手曰。君欲有言。請簡言之可矣。此中情節。妾頗知之。且知君爲馬利馬蘇姑娘。并知君爲能救助洛孟之證人。君必能道此事之真相。并分辨誰爲洛孟。誰爲夏羅也。然請君原諒我。君於病困之際。我不應述君所不忍聞。并迫君所不忍言者。馬利歎曰。君不必請我原諒。此爲我所不容不言。豈因君問而發乎。美翠見其狀罷倦已極。

復慰之曰。不可過勞。請再安睡片時。不妨緩述。馬利曰。若未與爾立約以前。吾斷不能安睡。美翠曰。君與我將若何立約乎。馬利曰。高頓姑娘。吾誠能救助洛孟。美翠聞語一喜。馬利復曰。吾能以夏羅冒認之原委宣佈。但必允我一事。語至此。不復續。美翠俯首就馬利問曰。君欲我允爾何事乎。請言之。馬利曰。若吾救助洛孟。爾等必任……言至此。青白之面忽微紅。脣顫不能語。少頃復曰。必任夏羅逃出英倫。不更追捕。并不得控其罪狀。否則不能以權力逼吾。且吾可反證夏羅爲洛孟。而認洛孟爲吾向識之夏羅也。吾之所求止此。君其決之。美翠以顫震之聲答曰。君乃能作此殘忍語耶。馬利笑曰。然。君豈不知愛情能使人死耶。吾昨日尙欲將眞實事宣佈。且自謂不能以愛情故。而陷一無罪人。及一見夏羅。遂盡易吾昨日之方針。卽送吾至斷頭臺上。而能救助夏羅者。吾亦樂爲之。美翠曰。立約一事。吾無主權。奈何。馬利曰。君必能允我。以洛孟之愛君。君若有言。彼必從之。且我知洛孟極仁慈。非如我所愛者之性情也。馬利此時聲益悲惋。復掩泣曰。惟望君允我

所求。我亦敢保夏羅不再用計。擾君所愛之人。且洛孟前在澳洲。夏羅已受其救助。今豈不能爲我再助之乎。美翠沉思不語。兩手或握或張。繼取桌上茶杯授馬利曰。君旣如是言。妾姑代允之。馬利淚流滿頰。接茶略啜。仍置桌上曰。旣允所請。妾當往樓下取紙筆。請與君立約。美翠欲扶之。馬利曰。不須。吾今甚健矣。馬利言時。狀極堅決。美翠仍扶之下。此時高頓方持書立階下。徘徊觀覽。美翠乃語其祖。勿入。馬利倚坐桌旁。一手扶桌。一手扶頭。喘息言曰。請與我紙筆。美翠如言授之。低語曰。祇書數語足矣。君憊甚。母多勞也。馬利全身顫動。執筆竟不能下。旋以兩手掩面曰。吾不能執筆。請君代書。吾口述之可耳。美翠遂取筆移紙。坐馬利側。忽一人自美翠身後呼曰。高頓姑娘。可交我寫。二人驚異。回首視之。則里域律師方盛服立門側。復曰。高頓姑娘。爾平安乎。又視馬利問美翠曰。此殆爲馬利姑娘。然不必因吾來而驚也。馬利見里域及美翠二人狀。心大疑。乃起立。兩手撫膺。喘息幾絕。里域急慰之曰。姑娘毋驚。吾偶至此視高頓姑娘耳。然姑娘等所商之事。或

與吾今所辦之案有關涉。則彼此皆有益也。二女未答。里域又曰。吾料不謬。今馬利姑娘欲書訴詞乎。馬利曰。否。吾一字不能作。除非……里域接曰。除非以極大之價值換之乎。此事本大有價值。吾已備最高之價值奉君矣。言竟。卽由美翠前取過紙筆曰。請觀我所備價值。如君意否。遂提筆疾書授馬利曰。此事若被外人知之。亦互有不便。馬利接視之。

倘夏羅去英倫。依法律娶馬利馬蘇爲妻。必不追控其罪。里域律師代洛孟公子書。

里域俟馬利閱畢。復謂美翠曰。高頓姑娘請簽名在吾名之右。然後交馬利姑娘。美翠書其名畢。手畧顫動。復交馬利。馬利乃長歎執筆。將依法律娶馬利馬蘇爲妻。此數字塗去。美翠睹此情形。不禁又爲馬利流淚。里域復振紙語馬利曰。吾今代姑娘書訴詞矣。時馬利面上略有人色。然雙眸熒熒。秋波蓄而不流。益令人爲之心惻。美翠扶使坐下。馬利乃徐徐將扼要之言。一一述出。里域書甚速。面有滿

足之色。馬利述竟。里域亦卽書成。以透水紙印之。遞與馬利簽名。馬利簽畢。里域摺疊置懷中。謂美翠曰。賀高頓姑娘。洛孟公子有與爾偕赴教堂之日矣。又語馬利曰。馬利姑娘。爾亦應喜。爾之苦心孤詣。證此愛果。良不易易。吾甚願得遇機會。一賀夏羅。彼得一真情摯愛之女郎。如姑娘者。彼之幸福。不在洛孟後也。繼又謂美翠曰。吾欲請姑娘外出。吾有一言奉商。美翠乃扶馬利上樓。臥己牀上。覆之以衾。曰。吾甚感君。洛孟之得脫於獄。皆君所賜也。馬利曰。君必甚樂矣。美翠流淚答曰。然。但吾之樂。皆爲君所賜。吾甚望君亦終身快樂。而君所愛者。亦且愛君逾於夙昔。馬利神情悽惻。低聲曰。里域律師候君。請速下去。美翠曰。君尙有事需我否。馬利曰。無矣。倘君愛我。請再與我接吻。美翠雙手抱馬利。以吻親之。下樓見里域。正與其祖談植物。極有興致。高頓似不捨里域離去。乃曰。吾與爾言甚有味。先生。吾不知爾名。君與我所言皆有特識。吾將註吾植物書中。君今不得暇乎。明日暇時。請再過我。遂向美翠低語曰。此少年乃甚有學問。美翠頷之。旋與里域入別室。

里域謂美翠曰。爾誠不愧一有才之偵探。惜爾乃將來之貴族夫人。否則吾當薦爾作一女偵探矣。美翠曰。非妾偵探得之。乃彼自來耳。里域曰。吾聞之矣。姑娘之居停。已告我。然非見爾。彼必不肯盡言也。今吾欲遣一人往見洛孟公子。告知此事。美翠曰。吾等曾許馬利。夏羅未離英倫以前。無論何人。不得向之宣洩。里域微笑曰。但告洛孟。謂其現已爲一自由之人。不爲宣洩也。又從囊中出一紙曰。今早吾特往見連頓。連頓乃親書此一紙與我。若持往示警署。則洛孟立可爲自由人矣。然誰能爲我持往乎。美翠知其意。喜極。如小學堂之學生。領受賞格。欣然起接此紙。里域曰。宜速行。可偕洛孟逕至賜士尼府。計此時啟行。往的士摩勞。復返賜士尼府。當不過今夜十句鐘。吾已備馬車候爾行矣。美翠曰。豈我等返賜士尼府時。乃如是晚乎。里域微笑曰。高頓姑娘。爾能假我以數分鐘時間一談乎。美翠曰。君如是助妾。妾豈吝與君一談耶。美翠言時。悅色和聲。貌尤感激。嘻。此著名之少年律師。乃在世界上第一次爲女色所吸動。幾不能自制。因笑謂美翠曰。洛孟雖



受如許艱危磨折。然吾猶妒其獨享豔福。消受天人也。

#### 第四十章

是日夏羅偕非力齊跨馬出。聯轡向哥倫除。

即西卑所居之地

奔馳甚疾。今世界有一類

人。往往遇危險時。必欲作一最激烈之事。夏羅即此類人中的一分子也。先是夏羅獨坐吸煙室。蹙額籌思。以爲就我現處之地位。如何作爲。始可無負我期望。輾轉不得策。幾欲癡狂。遂呼非力齊備馬出。然雖在奔馳之際。籌念仍不少休。此時惟有二問題。以待己決擇。一爲多求確鑿之證據。與馬利抵抗。一爲從馬利之策。速作逃匿計。就此二問題而論。若遵後一層行之。則夏羅自一身外。財產爵祿。已絕無保全之希望。哲學家有云。人已據有多金。而忽有爭奪之者。雖懦夫愚婦。亦必不肯袖手聽之。況夏羅乃一極醉心富貴之人。又有一玉肌花貌。豔態柔情。與己最親愛之西卑小姐。亦將隨此富貴以俱去。更何能堪。當日一路籌思。所最難捨棄者。爲西卑小姐。其愛西卑。較愛其一身之富貴。蓋尤甚焉。非不知從馬利之

策。最爲平善。然有此絕大之愛戀。先據其中。遂不暇審計而出於平善。此實人生釀成禍患之普通性質。而冒險家所以濟其堅忍不拔之目的者。亦卽利用此心理也。惟其間自有分別。其目的衡之公理而無背者。則必氣壯而心定。如夏羅之悉由利欲鼓動者。鮮不躁擾失據。然夏羅於此躁擾之中。忽又轉念。欲舍棄此盜據之富貴。而專得其愛情所注之西卑。遂欲以此二問題。視西卑之意向爲轉移。至馬利生死相對。至真極摯之愛情。則竟棄之如遺。是可見其先時之躁擾。非爲馬利西卑二者之愛情所交戰矣。噫。女子可憐。往往誤用其情。有如馬利。詎非世界第一傷心事哉。夏羅一路奔馳。頻以足蹴馬腹。恨不立至哥倫。蓋自昨夜在西卑處用餐後。至今祇飲酒吸煙而已。故尤覺氣血沸亂。不克自制。迨行距哥倫除相近時。忽憶西卑禍福同享一語。遂若己之生命。又由失而後得。彼其意以爲西卑乃一青年高尙之女子。斷不誑語以自欺欺人。倘見西卑。逕將己從前之歷史。及目前危險。一一告之。西卑殆必捐明珠自愛之身。與己共萬里風濤而不悔。

彼固未暇以己舍棄馬利之心。一爲西卑對勘也。用情不正。必得惡果。此非天道。直人事耳。此時與之同遭惡運者。則爲其所乘之馬。鞭扑足蹴。至於無算。馬口中噴沫。和蹄涔上濺衣裾。沾污狼籍。及抵西卑門外時。僕輩覩之。悉帶詫異色。夏羅毫不之覺。徑入西卑室。則彼至愛之美人。方偃臥於火爐旁。輦椅上。以一極輕煖之獺皮覆足。見夏羅至。仍不起。祇伸其兩手曰。夏羅。爾來乎。我以爲爾今日未必來矣。爾胡熱甚。盍一拭爾額汗。爾今日殆又馳馬行獵乎。不然。胡衣裾悉爲泥污也。夏羅曰。否。獵友今日皆未至。我特有要言來告姑娘耳。夏羅言時。聲澀而舌僵。如不能出。西卑微笑曰。有要言乎。胡今日爾語聲之異也。又曰。爾衣污甚。盍坐下。試將爾衣一刷理也。夏羅乃就執其纖柔之腕曰。西卑。我無暇與爾談此瑣屑事。我今遇有眉睫之患難。西卑瞠目視夏羅曰。患難乎。何患難也。洛孟。爾豈遇患難乎。夏羅立西卑側。注目視西卑曰。此事知出爾意外。然我今實遇有患難。西卑遂伸手欲按鈴曰。待我請吾母來。凡人遇有憂患事。彼極能爲人排解。夏羅曰。爾勿

按鈴。不宜驚爾母。此事只爾我之關係。非爾母所能排解。彼來亦無益。西卑爾尙憶爾昨夜所言否。西卑遂轉側其面曰。我昨夜所言甚多。安能盡憶。夏羅曰。爾但憶禍福同享一語足矣。西卑曰。然。我曾有是言。夏羅以極懇切之聲問曰。爾真能如此約乎。西卑曰。定如此約。夏羅俯首附西卑耳低語曰。西卑。我今日已帶得極不好之消息來。爾聽我言。爾勿動。待我握爾手。看爾如何憐憫我。并試爾對我的愛情。西卑。今禍亟矣。我之患難。殆不可解矣。西卑愕然曰。是何患難。請速言。夏羅曰。彼夏羅先現欲控告我。謂我冒認伯爵嗣姪。公堂審判之日。彼澳大利亞懸賞格以求之盜犯夏羅先之罪。卽我當之矣。此時若非夏羅緊握西卑手。西卑早必一躍而起。夏羅又曰。彼現得有極多之證據。足以勝我。我此後不復能居賜士尼。亦不復能爲伯爵之嗣子。將爲苦工監犯矣。西卑至此。力掙脫夏羅手。復用足蹴開所覆之獺皮。陡然坐起。其可愛之面。如瓣瓣鮮花。驟著一層霜雪。夏羅曰。請爾原諒我。我不合出言過急。致爾受驚。噫。我所最親愛之西卑。求爾答我一語。倘此

人認得直。則我與彼將易地而處。爾仍愛我否乎。爾昨夜曾設誓。爾憶之否。言猶在耳。昨夜距今時未久也。爾勿忘之。上帝乎。我視爾愛我之心。如我生命。西卑此時。已自椅躍起。聞夏羅言。立退後數步。面現青白色。瞪目視夏羅曰。爾此語確乎。夏羅回首向門外週視。遂跪西卑前。雙手牽其裙幅。此時之夏羅。直如失足落大海。力攀一石。其生死所繫。全視此石之穩固與否。既而仰視西卑曰。我實名夏羅先。我非洛孟。我蓋冒認爲洛孟者。但我名雖冒。我身猶昔。仍爲爾所愛之人。亦仍爲爾曾經允嫁之人。西卑不待其言畢。即以手力掣其裙。嗤然一聲。湘波紋裂。身頻頻向後倒退。一若避瘋人瘦狗者。旋怒容顫聲曰。爾非洛孟乎。夏羅曰。我雖非洛孟。然爲爾所愛。并爲爾所設誓願嫁之人。我所最親愛之西卑。爾何不棄目前之富貴。偕爾所愛以逃出此危險地乎。爾苟能如此。我猶有善地可以處爾。決不使爾失所。西卑西卑。幸勿棄我。我於世界。除爾以外。無一爲我繫戀者矣。我最親愛。西卑呵曰。咄。爾非洛孟。爾爲夏羅先。然則爾直一罪人耳。言至此。太息曰。

我不能爲賜士尼伯爵夫人矣。爾真禽獸。西卑言時。聲顫而急。又續曰。爾不可近我。我著爾一指。卽爲污辱。爾知我。……又猶笑曰。爾乃來此親供爲罪人。爲冒認之罪人。并欲我。……至此。又頻頻冷笑曰。爾殆瘋狂。我爲一貴族閨秀。乃偕爾罪人同逃耶。爾速去。少延遲。我將命警察捕爾。噫。西卑此語。直與夏羅對於馬利之言。可作一正比例。夏羅如晴霄驟被霹靂。心碎膽裂。賴其強悍。未暈倒耳。少頃。忽變怒容。疾起身趨近西卑前。日光伏有殺機。似已將親愛變爲仇讐矣。西卑急大聲呼曰。遠我遠我。又曰。吾母吾母。并伸手欲按電鈴。夏羅撲前力奪去之。其兇悍之眼光。與西卑憎惡之眼光。互相映射。然夏羅仍強作笑容曰。西卑。爾胡太愚。此我戲言聊試爾耳。至此等戲言。固屬太甚。然我因欲試爾心切。遂不暇計及其他也。請爾原諒我。西卑面色忽紅忽白。久之始曰。爾戲言乎。夏羅微笑。但其目中。尙含有一種可畏之狀。曰。我試爾。計誠毒矣。惟吾言亦實太過。毋怪爾不踐前誓。復佯笑以兩手用力抱西卑曰。爾勿驚懼。可坐下。爾告我能原諒我否。西卑仍坐輦椅曰。

洛孟爾真惡作劇。雖巴黎大劇場著名之優伶。恐亦未必如爾之狡獪。夏羅微笑曰。爾尙許我親吻否。爾果能原諒我之惡作劇否。西卑乃昂其首。以面親夏羅。夏羅復緊抱西卑以接其吻。此一接吻。實爲從來接吻史中所未有。直與猛獸毒蛇之噬人無異。其畢生之力。悉用在此一接吻中矣。西卑見此狂態。乃力拒之曰。洛孟傷我脣矣。夏羅曰。然乎。吾將來不再如是傷爾矣。言畢。遂與辭出。夏羅既離西卑室。行進馬廐。圉人曰。公子。爾仍乘坐此馬乎。然此馬馳驟太過。宜使休息。夏羅目不轉瞬。直視此圉人。若不相識者。久之曰。是乎。吾且去。一二句鐘後。或再來。乃邁步出馬廐。立巷口。其狀懵懵如入夢鄉。人見之。且疑爲從獄中逃出之罪犯。悵悵無所歸。而洛孟若在。則又恍如覩其淘取金沙得病時矣。時天上薄雲靄靄。月掩無光。眼前頗甚黑暗。夏羅一人出巷。徐徐前行。忽聞鐘聲。乃如夢覺。從懷中取時表視之曰。噫。時已近矣。倚立樹旁。咬脣俯視地。有十餘分鐘之久。左右顧盼。然後默默向樹林深處行去。將抵昨夜遇馬利之地。更放輕足步。如恐人聞。旋解衣

鈕。從袋中探取手槍。注意審視一過。復納袋中。扣鈕理襟。視其脣際。似作笑容。而目光則似另有一人從旁射至者。

## 第四十一章

夏羅倚立一樹下。面作青白色。手撫其胸。心突突躍不止。覺先時西卑所罵語。猶在耳邊。然夏羅雖經此挫折。而其愛西卑之心。仍不能息。彼以爲我對於西卑具此熱誠。西卑亦必具如我之熱誠以相報。噫。夏羅何其愚哉。西卑之所愛。賜士尼伯爵耳。西卑已明明自道之。夏羅猶以爲愛己。必欲保全其所失之情人。雖有馬利之榜樣在前。不暇計也。夏羅思忖甚久。忽聞馬利足音。面上陡呈一種灰敗惡毒之色。蓋夏羅此時視馬利爲第一勁敵矣。乃以手按身畔之手槍。馬利行近其前。手仍未釋。馬利狀甚驚怯。低聲呼曰。夏羅。爾已來乎。夏羅曰。然。爾來何遲。馬利曰。何言來遲。我與爾所約之時刻。現尙未至。我特先來此相待。夏羅曰。然。因我望爾甚切耳。馬利曰。我知爾見我來。必甚喜。亦猶我之見爾也。言時。卽前握夏羅手。



夏羅吻其額曰。然。我極喜見爾。爾現已辦妥此事否。馬利太息曰。妥矣。我因此事。幾以身殉爾。夏羅。爾今而後可保平安矣。爾現可速離此。擇一英國權力所不及之地。吾二人逃迹其間。夏羅。爾以爲去墨西哥何如。爾苟聽我言。則我二人將來之幸福。仍未可量也。夏羅強笑答曰。我必聽爾言。無論爾有何命令。我必相從。但此事爾如何辦法。爾曾見何人者。馬利曰。我曾見美翠姑娘。爾從前待彼誠太薄。美翠本一好女子。彼目前之苦難。已將向彼告別。行卽與洛孟結婚矣。以彼爲人。得此幸福。非倖也。言時淚盈盈下。又曰。美翠待我尤仁慈。彼視我直如姊妹。馬利語至此。氣促不能復續。夏羅聽馬利言時。恍惚西卑先時叱己爲獸爲盜之餘音。猶繞耳際。意不能復耐。乃曰。不必言他人事。我等應商者甚多。宜速至林木深處。勿爲他人所見。遂引馬利入叢林。經一小池。池水污濁。四望寂寂。杳無人跡。馬利心中頗惕懼不甯。挽夏羅手而進。頃之。謂夏羅曰。爾可於今晚啟行。夏羅以目視地曰。今晚卽行乎。馬利曰。時間甚迫。且我僅預備往墨西哥之川資。若再遲延。必

受困乃出一銀袋授夏羅。夏羅曰：爾辦事甚周到。馬利微笑答曰：我層層爲爾想到。願爾卽行。妾明晚當於利物浦相俟。又曰：君母懼彼等。彼等已允爾我自由離此矣。夏羅曰：爾書與彼等證明狀。可與我一閱。觀爾如何措詞。馬利聞言甚驚愕。注視夏羅。見夏羅狀態含怒。不敢以直言相告。遂曰：今爲時甚迫。何必閱此。川資已備。爾宜速往利物浦。夏羅我爲爾祈禱上帝。願爾勿復遲疑。言訖。伏首於夏羅胸次。雙手仰抱其項。淚波續續。沾溼其襟。夏羅目視污惡之池。嘿嘿不言。耳中仍如聞西卑之毒詈。至馬利之哀情酸語。冀以感動夏羅。以奪其賜士尼及西卑之留戀者。彼乃漠然。一若與己無涉。馬利又曰：夏羅。我今與爾別。僅數小時耳。我耳中如聞人語。謂我等苦厄已過。將來必得一極快樂之境。夏羅。爾果能踐爾約否。君如愛妾。妾必能作君賢淑之妻。至君前此所作事。妾盡忘之。不復置纖芥於懷。夏羅曰：甚善。我卽去。當在利物浦候爾。我亦謂我等將來必得一極快樂之境。且爾之注念於我。亦可謂至矣。馬利聞夏羅允行。喜溢眉宇。復吻夏羅者再。始釋手。

而夏羅仍植立不少動。頃之。猛一舉手。則手槍已直指馬利之胸。黑煙突冒。但聞嚶然一聲。馬利已倒仆於地。夏羅注視手槍。復行近馬利側。俯身執其手。噫。夏羅豈第一次殺人者耶。彼俯視馬利。知創重不能再生。快然若勝大敵。時馬利尙有餘息。睜目微視夏羅。夏羅曰。證明書在可處。何速告我。馬利微微搖首。夏羅嚙齒曰。我必得此書。現置何處。言訖。遂探手檢馬利衣袋。不得。乃注視馬利之胸。以爲必密藏於內。馬利復搖首低語曰。此書實不在此。我已交彼等矣。馬利言此時。與嘶痛之聲相聞。斷續而出。夏羅躍然起。左右顧盼。如聞有人追至聲。向馬利厲聲曰。蠢物。爾何故竟以此書交彼等。馬利顫聲曰。爾對於我之情均僞耶。爾實非愛我者耶。夏羅微笑曰。我愛爾乎。我非特不愛爾。我且極憎惡爾。我所愛者。固別有人在。言未畢。忽樹上有一枯枝墮下。夏羅爲之一驚。語遽止。旋聞馬利長吁一聲。鮮血外冒。濺射不止。又聞馬利曰。吾甚祈禱上帝。願上帝原諒爾。一如我之原諒爾。夏羅恨爾殺我遲矣。恨爾殺我遲矣。夏羅乃俯首視馬利。時馬利雙目漸閉。全

體顛震，已而復張目視夏羅，并指其胸前曰：「夏羅，此中有物在，爾可取出。」急籌逃遁之計。馬利言次，聲已甚微。夏羅乃解其衣襟，取出美翠及里域簽名之紙。馬利曰：「此紙尙可救爾之生命。」爾速持此紙行。夏羅爾誌之。爾記憶我現時仍原諒爾也。夏羅乃執此紙，跪馬利側，以手按其心，則呼吸已絕。上帝已許此可憐之女子自由矣。夏羅自忖曰：「我宜覓一秘密所藏其屍，躊躇四顧，乃舉而拋擲池中。」噫，馬利本與夏羅以可生之機會，乃夏羅卒至失其生命，與其所欲得之西卑並失之。誰致之哉？彼殘忍酷毒之心，致之也。夏羅此時乃自省悟，知賜士尼之富貴，與自己所愛之西卑，均非彼所得而有矣。遂解馬利所贈之銀袋，悉傾其銀入己袋，復自忖曰：「賜士尼之產業，非我所有矣。然賜士尼之珠玉珍物，我尙可乘此一取之耳。」夏羅行甚速，如癡如夢。由花園進賜士尼府，入吸煙室，燃燭四照，一見鐵櫃，即觸起內有美翠巾髮，及洛孟之日記冊，思取出毀之。轉念事機已急，無暇及此，宜亟取金錢珠寶等物，以便逃遁。遂側耳傾聽，覺遠近寂然無人聲，乃輕步至樓上，將

日前在銀行取回之數百金鎊。從抽屜中檢出。又將平日所用鑽石鈕襟針之屬。一一收入一小皮包中。夏羅性好裝飾。故此種貴重物品。亦頗不鮮。顧心猶不足。念伯爵臥房之鐵櫃內。藏有歷代相傳之珍寶。價值不資。然伯爵雖將財政之權。悉付夏羅。而惟此鐵櫃之鎖匙。則自佩之。夏羅欲奪此中物。計非向伯爵取鎖匙不可。而欲鎖匙。又非用強硬手段不可。乃邁步入伯爵臥室。見伯爵方瞑目欵臥。火爐旁椅上。夏羅知已睡熟。悄步轉入壁隅一小室。趨近鐵櫃。牽櫃上鎖力搖撼之。當搖撼最急之際。聞有一種不清晰之聲。自後發出。此蓋伯爵起病以來久慣之語音也。回首一視。則見伯爵方以炯炯之黑睛。注視於己。乃急步至伯爵側。手按其肩。又以一手指鐵櫃。狀甚兇惡。問伯爵曰。鎖匙安在。伯爵雙目仍注視夏羅。搖首不能語。夏羅曰。老蠢物。爾聞我言乎。吾問爾索此櫃之鎖匙也。吾無暇久待。可速與我。伯爵復搖首。從喉間發出不清晰之語音。狀似不允。夏羅知其意。乃用力壓伯爵之肩。并撼其身。迫之曰。速與我。速與我。此櫃中物。爾留之何用。速以鎖

匙與我。又罵曰。腐屍腐屍。伯爵舉手欲推夏羅。夏羅一手握其兩腕。將伯爵推倒椅中。一手搜其衣袋。不久而取得鎖匙出矣。猶笑曰。老蠢物。爾焉能與我相抵抗。吾已自取得之矣。言訖。飛步趨錢櫃。急啟之。見所貯珍寶甚多。光怪陸離。眼光爲之搖亂。更有一囊。滿貯金幣。夏羅乃悉所有取之。自視此小皮包。沈沈已滿。微笑曰。亦足以小損洛孟矣。復以鎖匙擲伯爵前曰。此匙爾可仍謹藏之。勿失爾久久珍藏之寶物也。言已。掉頭欲去。忽聞樓下履聲雜沓。似向梯級而來者。乃急止步。立屋隅。伯爵亦聞此聲。回首望門外。目光復注夏羅。夏羅留神傾聽。復向窗外窺視。見是窗距地約四十尺。不能躍下。夏羅乃有失望驚惶之色。繼聞多數履聲。已相繼登梯。益大懼。伯爵忽舉手指更衣室。似示意夏羅。令避此室。夏羅詫曰。彼老蠢物殊可異。胡反助我避匿乎。隨閃身而入。未幾。衆人已登樓入伯爵室矣。來者爲誰。首爲洛孟及美翠。其次則里域律師。又其次則羅辨士等簇擁之。洛孟逕趨伯爵前。俯伏其胸次。美翠亦跪伯爵側。洛孟曰。伯父。爾尙能識姪乎。伯爵目視洛

孟里域移燈就伯爵座。使詳視之。伯爵目力似稍清。以雙手撫洛孟肩。里域低聲語洛孟曰。彼能識君矣。美翠淚承雙睫。謂伯爵曰。此真洛孟。是爾嗣姪也。昔爾命我相助覓之。不期誤得僞者。今幸眞者已至。猶及與伯爵相見。未爲晚也。里域四顧曰。噫。彼夏羅必曾到此。且曾啟藏珍之鐵櫃取物。可詢老伯爵。指其藏匿處。彼或尙未及逃遁也。里域雖如是言。而洛孟不欲問。美翠又不敢問。里域乃自問伯爵曰。吾等欲覓彼假洛孟。今藏匿何處。或彼已於何時逃出。請示我。伯爵默然視里域。不言亦不動。洛孟曰。不必窮究。吾等旣與立約。縱之去可矣。里域瞋目怒言曰。吾等雖與立約。然在彼未殺……言未已。忽見更衣室之門微啓。似有人新入者。遂突入大呼曰。在此。卽見里域以一手牽夏羅出。夏羅面色灰白。不復敢抗拒。惟力求掙脫里域之手。里域不釋。乃恨聲曰。爾何故……言至此。語不能復續。狀如被獲之惡獸。洛孟亦趨前控夏羅之領。正扭結間。忽見伯爵一手扶椅背起立。口中含糊叫曰。釋……釋彼去。彼……彼是吾子。里域及洛孟聞言。急釋手。在

室之人，罔不相顧驚詫。洛孟則緊握美翠之腕，木視伯爵。伯爵復極力吐言曰：彼是吾子。里域曰：君譫語乎？此言胡爲乎來？時府中僕御均在室。忽人叢中有一修長之人，突然走出。伯爵見之，又叫曰：非力齊言之。非力齊乃告里域等曰：伯爵言誠不謬。彼確爲伯爵獨一之子。當其初返賜士尼時，吾已識之。里域目視夏羅，詫叫曰：此語大奇。爾可詳言。非力齊屢以舌舐脣，始曰：伯爵與其夫人本已離異。當時彼此訂約，不令其子知悉父名及其爵位。夏羅忽聞此言，若已戰勝，呼曰：然則吾實爲此間承嗣。語未畢，里域遽以銳鷲之眼光警之。夏羅氣懾而止。非力齊復續言曰：伯爵及爵夫人，彼此皆緊守秘密。吾有一次，曾勸伯爵招認其子。伯爵終不聽吾言。然其時吾言已晚。蓋爵夫人已死。少主亦不知飄流何處矣。此事甚秘密。初無人知。爵夫人亦至死不告少主。不意伯爵後登廣告，爲招其姪。乃因而得其子也。里域目視洛孟，又視夏羅，自語曰：此秘密事。吾早疑及。蓋二人如是相肖，必非偶然也。又謂非力齊曰：當彼初來賜士尼時，爾等疑彼或已由母告知。復



見廣告。故敢冒名而來耶。抑或疑彼曾遇洛孟而得悉府中事耶。胡伯爵與爾等竟不一研究。而各以無言相喻乎。非力齊曰。此事伯爵諱言之。惟恐不及。吾當時何敢妄言。且彼立遺囑。將財產盡付洛孟時。絕無感覺之態。吾不知其識爲己子在何時。惟旣立遺囑後。始突然問我識此人否耳。夏羅至是。遽起立週視諸人。對洛孟曰。然則吾乃伯爵之親子。應承襲此間產業。爾不得與我爭矣。卽請爾離此屋。言時。遽以手指房門。洛孟不答。攜美翠手舉步欲行。伯爵急招之近身。挽洛孟臂曰。毋去。里域亦曰。君勿行。伯爵或有後命。言次。復趨至夏羅前。附耳曰。君宜速遁。勿再延。夏羅咬其唇答曰。吾何爲而遁。爾欲以吾從前所作事來嚇我耶。然吾不爾懼。願爾勿與嗣伯爵爲難。(其意蓋謂己將嗣爲伯爵)里域乃攜夏羅至室隅。以鏡日週視其身。并指其衣上血跡默示之。夏羅急飾詞曰。此何意乎。此吾偶傷手指之拭跡耳。里域又附耳曰。馬利赴爾約時。有人尾隨其後。吾等此來。爲通消息救爾耳。爾勿謂此事無人知之。夏羅曰。馬利乎。吾未見之。彼已往利物浦矣。

里域復執夏羅手至房外曰。君必欲斷送此罪孽之餘生則已。否則無時間容爾多言矣。今警察方取馬利屍。頃刻卽至。君衣上血跡不一處。君言傷指。惜無傷處。可示人。而君袋中之手槍。恐已少却一彈矣。夏羅聞此言。始有驚懼意。急別里域。疾趨下樓。梯級甫盡。突聞外有撞門聲。聲甚急。乃大驚。木立不能動。僕人啓門。見有數警察入。又有數人舁一板。上載一物甚長。以布覆之。一警察問曰。里域先生在此否。可請伊出來。并告彼所逆料之事。吾等已覓得矣。言時板已置地上。警察將上覆之布揭去。不意夏羅尙於生前。一見此可憐可慘之情人也。馬利之屍尙睜目如視夏羅。夏羅手扶梯欄。身搖搖欲墮。樓上諸人已紛紛隨里域同下。美翠一見。卽呀然驚呼。而一掬傷心之淚。早隨聲傾注矣。夏羅乘喧填擾亂之際。潛入吸煙室。力闔其門。身搖股戰。立足不能穩。一手扶桌。一手撫額。蓋不特驚懼。兼自悔其愚。乃忍心殺愛己之人。以博彼愛賜士尼嗣爵者之愛。此時覺馬利溫婉之聲。及西卑叱詈之聲。交集於耳。神經沸亂。殆將發狂。迷惘之中。忽探取在馬利胸

前所得之紙。見血痕猶染。不覺毛髮森豎。目不能視。最後將其散亂之心思收聚。循行讀之。至馬利塗去依法律娶馬利爲妻數字處。知馬利惟以一片熱誠待己。絕無纖毫私見。存乎其中。一時天良發現。肝腸崩裂。乃執此紙跪地上。枕首於臂。不能復起。時吸煙室門外履聲及人聲又起。聞一人呼曰。彼必在此中。旋聞扣門環聲。急起身持槍在手。向門而立。又聞一人呼曰。速開速開。夏羅正注意此門。而通連花園之小門外。又有人輕扣。則聞施拉士之聲低呼曰。我來救爾。夏羅一手擎槍。一手啓門。施拉士跛而入。色變氣喘。目視夏羅曰。急逃急逃。可由此門出。彼輩誠愚蠢。忘守此門。爾之福也。言時。聞警察在外呼取斧。蓋已將破扉入矣。夏羅顧施拉士曰。爾何故助吾遁乎。施拉士曰。蠢物。尙疑我耶。再遲且無及矣。吾冒險來此救爾。夫豈易易。夏羅曰。我欲問爾。爾何故救我。施拉士曰。吾所以救爾者。乃欲延長爾命。爾在生一日。洛孟卽一日不能爲伯爵。爾知之否。隨指鐵櫃問曰。爾有資斧否。此中當有金錢。可取之出。夏羅撼首曰。此中無貴重物。所有金錢。吾已

悉數攜帶矣。施拉士曰：甚善。可速出。爾藏車內。吾爲御。託言將往的士摩勞請驗屍之醫生。人必無疑我者。言訖。率夏羅出。反扃其門。擲匙草間。馬車已在門外。二人一躍上。施拉士策馬狂馳。揚聲大笑。夏羅藏身車底。聞施拉士之笑聲。猶以爲西卑嘗已。及馬利臨死時呻吟痛苦聲也。

#### 第四十二章

是夕賜士尼府中。僕園均集伯爵臥室。如觀演劇。施拉士匆匆囑一馬夫配置馬車。此馬夫不復經意。遂爲配置一奔走如飛。不堪控馭之劣馬。施拉士亦不暇審視馬之優劣。加鞭疾駛。全車震動。左右欹側。夏羅被此動力。稍驚醒其昏瞶之思想。舉首向外呼曰：施拉士。爾小心。爾所馭之馬。乃吾購得之佳品也。施拉士謂之曰：是爾購得之佳品乎。既如此。請爾自馭之。夏羅搖首曰：吾甯震死車中。亦不願坐此駛臺。爲他人所見。施拉士笑曰：爾伏車中。恐爾頸亦不免震斷耳。言時。車已出賜士尼府街口之柵門。忽有一小童立道左。口呼施拉士先生。時馬正狂奔。驟

聞人聲。乃更驚逸。施拉士緊攬馬繮。怒問曰。爾呼我何事。小童手持一紙。答曰。此間有一要電。吾送至非力齊先生處。此電急待復音。因爾家中人謂爾在賜士尼府。故吾來此。幸遇爾於途。省我一行矣。施拉士接電。欲就車燈閱視。而馬躍動不甯。幾至不能展幅。乃力勒其馬。就車燈內抽燭讀之。讀畢大叫。燭墮地。馬亦隨聲驚跳。施拉士雖欲制之。而兩腕無力。不能復舉。夏羅急坐起。見施拉士面青白而額起縐紋。乃問曰。何事乎。施拉士曰。此電乃吾同事發來。吾所營之事。竟一敗墮地。吾路絕矣。夏羅曰。爾電亦不過如是乎。施拉士怒曰。如是已不堪。爾尙欲吾如何耶。且末後尙有數語。因事敗而且之餘禍。囑吾逃走。夏羅微笑曰。若真至路絕之時。則爾亦逃走可耳。時馬行欹斜。幾撞街心限石。乃謂施拉士曰。可速以馬繮付我。料爾不能復馭矣。施拉士手戰不止。舉繮授夏羅。旋離駛臺。垂首入車中坐。曰。若吾所謀成。當獲十萬鎊之厚資。茲因吾離却彼處。致有此誤。吾今大悔大悔。捨己耘人。誠不智已極。夏羅面顯惡毒之色。冷笑答曰。爾所謂捨己耘人。殆指吾

事而言。抑何可笑。爾勿沮喪。仍宜執御。吾實不願人見我。施拉士時因電中事所犯甚鉅。亦不敢露面。乃伏身車下。歎曰。吾今已如喪魂魄。不能驅車。子其自馭之。一時二人均無言。少頃。施拉士又曰。夏羅。吾已絕望。爾之資當分惠與我。夏羅不答。施拉士復懇切言曰。子必分半與我。吾今一辨士亦無矣。夏羅譏諒之曰。爾可再到倫敦覓十萬鎊。爾等作事。胡乃半途而廢。料爾卽被人禽。亦不至便得死罪。吾不能與爾一辨士也。施拉士挺坐切齒恨曰。吾冒險救爾出。爾乃如是。今我苟賣爾。不令爾遁去。爾將奈何。夏羅回首曠視。目赤如血。抗聲曰。倘爾敢再言此。吾卽殺爾。言時手已握槍。又曰。卽爾欲逃避。亦不及也。施拉士大驚。急伏身車底。答曰。否否。吾與爾戲言耳。然爾如是待我。亦未免過於殘忍。夏羅曰。爾所作之事。不過欲自達其目的而已。爾豈真心爲我乎。今我不許爾出一言。一到城鎮人多之地。則須爾出執纜。否則不爾宥也。時馬畧就輓。然仍跳躍。不似尋常之馳騁。夜旣深。兼有微雨。施拉士呻吟曰。吾將病矣。吾體覺甚寒。夏羅不答。惟己亦覺微冷。乃

從身畔出白蘭地酒瓶。就口中飲之。施拉士曰。請惠我少許。夏羅飲畢。以空瓶擲施拉士曰。吾尙嫌未能潤吾吻也。施拉士不敢語。車復前行。忽見前有一馬車燈光迎面至。夏羅大驚。急策馬避至路旁。取車燈內燭擲草際。於是車上兩燭皆滅矣。施拉士怪詫問曰。爾何爲如是耶。夏羅曰。有馬車迎吾車來。吾車無燈。則彼乃不能見我。施拉士曰。若是。吾車不將爲來車所撞乎。夏羅曰。毋多言。使爾馭車。或當有此。轡在吾手。必不妨也。時來車甚速。瞬息已近。夏羅勒馬至路旁草間。睨視來軫。乃一四輪馬車。夏羅俯首就彼車窗中窺視。見一黃髮美姝。端坐車中。噫。此非他。卽彼意中人西卑小姐也。夏羅不覺振奮全神。雙足爲之躍動。來車絕駛而過。而夏羅之身。亦如被此車吸引以去。不復能自制。乃圈馬迴車。并猛策其馬。隨來車而馳。施拉士急起身。雙手按駛臺。高聲問曰。爾顛乎。爾欲回賜士尼乎。夏羅狂笑。益力策馬。一時意亂神迷。狀如癩發。必欲力追此心內最憎最愛之少女。自語曰。無論如何。吾必追上。再一見之。施拉士急縱身上駛臺。力奪其繮。并牽夏羅

臂。夏羅狂呼曰。速釋爾手。速釋爾手。吾必追彼。必牽彼出車外。必……言時口沫噴濺。瞋視前車。目睛幾欲從眶中奔出。施拉士仍不釋手。夏羅舉鞭猛擊施拉士。施拉士左右閃避。此車本一極輕巧之快車。經此傾側。遂突然覆倒。二人均仆車外。馬亦臥地。施拉士極力掙扎起。馬亦起立。而夏羅則壓倒車下。且不聞其聲。施拉士匍伏而前。燃燐枝近視之。則身臥草中。頭爲車轂所壓。嵌入腦際。急探其腕。脈已絕矣。施拉士戰慄不已。知夏羅已不可救。且亦無意救之。蓋施拉士本一懦夫。嗜利貪色以外。無一足以動其心者。此時并無一毫憐憫夏羅意。但自悔恨不應與之同遁。繼又自喜曰。吾之幸也。遂趨夏羅側。搜索衣袋。悉取其所有之金錢。又見金錢而外。更有無數之珍奇寶物。不覺大喜。振起精神。將各物一一入己囊。掉首逕行。飛步向火車站而去。其時途中人寂。無一見者。此狼奔鼠竄之施拉士。近則巴黎。遠則亞美利加。殆又向繁華世界中覓快樂去矣。無何。雲開月出。大地通明。此皎皎一輪月。正照臨路旁夏羅之屍。亦如數句鐘前照臨馬利屍也。噫。



負此好女子。更甚於殺人劫盜。上帝詎赦爾哉。

第四十三章

伯爵既述明夏羅爲其親生子後。旋默然無聲。頃之。死矣。死後八閱月。賜士尼之少年伯爵夫人。大開茶會。擔士一鄉。幾無一人不赴者。卽醫士及牧師亦皆欣然蒞止。而其時少年伯爵夫人。尙茹餘哀。未盡消釋。第在賓客之前。強爲歡笑而已。一時來賓。見此少年美貌之新主人。罔不心醉。且其詞色之和婉。接待之殷勤。雖微賤之人。亦蒙青睞。更無不交口稱頌爲天人矣。時洛孟已嗣賜士尼伯爵。與此患難死生百折不變之佳耦。鶼鶼比翼。形影相依。噫。人生幸福。甯有更逾於此者。即當宴會之時。美翠往來招待來賓。面面都到。而就衆人目中所見。則其一片深情。惟注於洛孟。雖當此一頃。仍不能因朋輩之酬酢。妨其房闈之纏綿。於是衆益交相稱羨。以爲人間伉儷。如彼二人者。殆千萬中不能覩一二。連頓夫人時亦與會。夫人本與美翠善。今且爲洛孟最相投契之友。酒闌樂闋。夫人謂其夫連頓伯

爵曰。吾觀美翠。誠足當絕代佳人之名稱矣。今我因彼。追憶書紀中一王妃故事。爾憶之否。連頓曰。爾所讀王妃故事不一。今所指者何人乎。連頓夫人曰。吾所指者。爲一不幸之王妃。被一具魔術者引入叢林中。纏擾不釋者數日。……言至此。忽美翠翩然來前。夫人乃迎執其手。親愛之情。有如姊妹。且笑曰。我正向吾夫述一王妃故事。君乃適來。請聽之。此王妃在此黑暗無人迹之叢林中。手足均爲荆棘所傷。歷盡無限之危險苦厄。然彼心中仍無一刻忘其所愛之親王。雖歷盡諸苦惱。而愛情逾篤。後忽遇一女仙。拯之出。得重入光明世界。與其所愛之親王相會。旋即成婚。夫人述至此。目視美翠笑曰。我舉此王妃比君何如。美翠聞言。薄紅暈頰。回眸微睨洛孟所在。見洛孟立賓客中。其高偉之軀。翹然特出。連頓笑曰。賜士尼伯爵夫人。吾妻最善談諧。且又多識奇特之故事。然今日所言。必君及洛孟所歡迎。可稱謔而不虐也。又謂其妻曰。彼拯賜士尼夫人之仙女。卿將以何人當之。連頓夫人曰。我以爲王妃自有之幸福。卽仙女也。此仙女時時皆在王妃之

前。君欲問爲何人。則請此足當王妃者自言之。連頓微笑曰。此語殊妙。賜士尼伯爵夫人。爾對於此語如何。美翠微笑謂連頓曰。此仙女亦自有名。遂俯首與連頓夫人耳語。音至細微。連頓側耳傾聽。竟無所聞。但見夫人頷首微笑曰。非君箇中人。不能道此語。又見美翠微含愧色。曳長裙向洛孟立處。珊珊而去。連頓問其妻曰。彼云何耶。夫人曰。彼謂只一愛字。彼所言殊確當。惟愛情對於此世界。能度人無量無邊之種種苦惱。并能於黑暗叢林中。拯救吾儕。出見此皎皎之日光。連頓笑曰。吾以爲入此黑暗叢林。亦愛情驅之耳。夫人尙欲有言。而滿堂賓客。已雜選向主人告辭。連頓遂亦攜夫人同出。此時賜士尼府前。彷彿又似爲夏羅所據時。一般熱鬧。然珠履三千。金釵百二。出門上車之際。皆若分攜洛孟美翠之愛情而去。視彼鷹犬馳逐。酒池肉林。但賦醉飽以歸者。又自不同。客散後。洛孟夫婦挽手入室。洛孟謂美翠曰。爾第一次職分告畢矣。(西人成婚後例請茶會)今夕之會。爾心亦頗快樂否。美翠曰。我於未開此茶會以前。深覺作此主人不易。且我與君

之情緣。人皆視爲特別。料必有資爲談笑。增妾媿赧者。幸諸賓客皆以仁愛待我。且祝頌之詞。紛紛不一。而連頓夫人至以王妃故事爲頌。隔簾花影。映射最爲有致。君聞之否。洛孟曰。我未聞。爾及連頓夫人偶語時。我適爲羣賓所圍繞。絮絮問我與爾攀籐話別時之情況。致我不能就爾。美翠曰。此故事似載某書。我憶亦曾見之。蓋指某親王之妃也。洛孟曰。然。我亦憶之。連頓夫人用此爲頌。乃與吾等事極相似。彼真善於詞令者。美翠曰。彼最後加以評語。更爲解頤。遂舉連頓問仙女名。及夫人與己問答語告洛孟。洛孟曰。我以此一席話。不如卿一愛字。蓋此愛字爲卿所獨據。非尋常新婚所許濫用也。我亦聞祝詞甚多。明日爾我可憶其雋妙者錄之。爲我二人增一段佳話。美翠曰。我覺連頓夫人所言外。餘均泛泛。洛孟笑曰。雖然。亦有足取者。又曰。卿今疲倦否。偕卿出外散步何如。於是二人攜手同行。一路經行禮拜堂外。似皆有所感。默然無語。蓋此卽二人結婚之所。致其由目前之愉快。不免觸憶其前此之流離也。洛孟至禮拜堂前。舉目四望。忽曰。噫。奇哉。

美翠行近洛孟側。見一新墓。墓前立石。石受日光。返映美翠之面。洛孟審視讀之。曰。

賜士尼伯爵子夏羅紀念之碑。上帝已赦爾罪。爾可長瞑於此室中。其下又刊一詩。洛孟復讀之曰。

愉鳴弦兮唏移軫。司人生之哀樂兮惟茲愛神。危朝露之易闕兮。沈餘

音兮長杳冥。

噫、葬此墓者。卽夏羅及彼至死相愛之可憐女子馬利也。美翠俟洛孟讀畢。乃曰。我未曾一問君。爲立此石。君將責我否。洛孟手撫美翠背曰。卿此舉愜理合情。詩歌尤妙。不幸之夏羅。其罪雖不可道。乃有馬利爲之死。上帝亦將以憐馬利故而赦之矣。今視此一坏土。我自覺憎惡夏羅之念。悉爲馬利奪去。我等此後亦宜不忘其爲血統相系之人也。美翠歎曰。可憐哉馬利。我謂彼終能出黑暗而見日光也。語時。擇左近圍植之花。摘取數朶。置諸墓上。

## 第四十四章

洛孟攜美翠手出禮拜堂。徐步自桂香小憩而入。蓋夏羅所闢爲馬廐者。此數月中。洛孟已命工修復其舊觀矣。卽林檎樹與石榻。亦一一位置如故。此石榻乃彼二人之紀念物。昔嘗同坐此以觀魯濱孫小說者。噫、五年內美翠所刺目剜心。不忍涉足者。今乃一變而爲其所最樂觀之地矣。境由心造。豈不然耶。時彼攀籐話別之樓下。聞有二人談笑聲。美翠曰。誰共吾祖在內談笑乎。洛孟乃推門入視。見高頓方坐桌畔。桌上鋪筆紙及書籍殆滿。室內煙氣繚繞。沮倫正仰坐安樂椅中。口啣雪茄。吐納氤氳。美翠急趨沮倫前。沮倫以兩手執美翠及洛孟之腕。美翠復笑問其祖曰。祖坐此幾何時乎。高頓曰。已兩三句鐘矣。言已。欲取煙管。美翠急代取之。送至高頓唇邊曰。祖何以不偕沮倫先生入兒屋乎。沮倫曰。吾本擬一造爾府。後聞爾處正開茶會。恐賓客喧擾。故暫坐此間耳。洛孟笑語曰。料爾現在必不如從前之惡見賓客。且甚曠達矣。又曰。吾妻肖像。可謂美麗。而爾之鑄工尤佳。沮

倫曰。勿譽我。我因鐫君夫人之像。乃爲社會所崇拜。致令此寂寞工廠中。一變而爲衣冠釵黛之萃集所。爾知我夙性喜幽寂。今乃爲爾夫人所累矣。美翠曰。丈原仁愛。故無論何地。人皆爭就之。今夜必請丈及吾祖到吾家一敘。言次。回問洛孟曰。然乎。洛孟曰。然。若能背負此二老至吾家。則尤善。沮倫笑曰。高頓先生已購定食品。若爾夫婦能謙卑求之。或可留爾等在此用膳也。美翠亦笑曰。我等不待相留。即在此助吾祖炙麵包矣。言時。適有人提一籃入。內盛麵包及諸食物。沮倫曰。爾等纔罷茶會。腹中豈尙有餘地貯麵包耶。美翠曰。否否。吾只招待賓客耳。猶枵腹也。遂代檢桌上各物。高頓亦慎重收拾其書稿訖。卽陳列各食品於桌上。美翠坐第一位。其餘亦各圍坐。洛孟見美翠斟茶。乃觸憶前在倫敦克定街。美翠留用午膳時。計距此不過八閱月耳。一經回首。幾自疑爲隔世人矣。又思由此返賜士尼時。爲二惡人搆陷。曾幾何時。此二人者。一則長逝。一則不知所之。滄海桑田。不勝感愴。美翠舉首見洛孟沈思。乃潛從案下握洛孟手。以爲無人見之。不意適爲

沮倫所見。乃微笑向洛孟顛首。洛孟赧然。急以他語相瀾。遂問沮倫工廠事。又問倫敦有何新聞。然沮倫不喜談工廠事。蓋凡有名譽之人。每每不喜談及其名譽之事。以其近於自驕也。乃笑答曰。爾欲知吾廠中事。可問彼忒路德。蓋凡來吾工廠之人。均由彼接待也。美翠曰。丈何爲而使忒路德接待來客乎。彼在甫露家已操作無暇矣。沮倫曰。現甫露夫人已另僱下女。故吾用之。吾以忒路德愚蠢。使接待來客。則來客當稀。不料乃出我意外。彼來客且甚喜之。謂忒路德發一言皆足解頤也。又曰。吾以爲人之好名譽者。誠大誤。繼拍高頓肩曰。高頓。爾他日當知吾言不謬。高頓舉首微笑曰。吾頗好名。言時。似不甚明沮倫之意。沮倫曰。信乎。且語且起身至門外。美翠注目觀之。見沮倫手一包入。包發。則爲一新書。裝潢殊極華麗。沮倫置高頓前曰。此何書耶。高頓取視失聲詫曰。噫。此吾所編植物書。君取去時。祇言借閱而已。今何時已爲吾出版耶。沮倫曰。吾乃言借閱耶。吾已忘之矣。美翠甚喜。至高頓前。雙手抱高頓曰。祖父請給我一閱。又曰否否。俟吾祖閱畢時。再



給我閱。隨又回首向洛孟曰。吾輩將如何謝沮倫先生而後可乎。沮倫曰。吾初意不令爾祖知。俟印就後始告之耳。高頓將書逐頁翻閱。見此書用最上之紙張。及極佳之字模印之。書中圖畫。鐫印尤精。燦然耀目。高頓喜曰。吾以爲不能見此書出版矣。謝沮倫君厚意。爲印之如此其速。且如此其精。又一翻揭時。忽有一紙從書中落出。洛孟檢視。乃印刷處頌揚此書之廣告。沮倫曰。吾特意待各處廣告全出以後。始令此書出版。君請檢各新聞紙閱之。植物學家高頓孝勃之名。已不脛而馳於全世界矣。高頓喜極。至不能言。惟伸其手以示沮倫。沮倫遂緊握之。美翠曰。此事辦理如此週密。皆丈之仁愛也。復謂洛孟曰。吾輩究如何待之。乃足相報乎。言時已行至沮倫前。以吻親其額。時二老人互談此書。津津不倦。美翠洛孟遂出。夕陽依舊。復照從前訂婚之石榻。二人遂又並坐其上。洛孟雙手圍抱美翠。美翠則以首枕洛孟胸際。仰目注視小樓窗上。洛孟低問曰。爾猶憶之否。乃於衣袋中出一錦囊。則香澤猶存之細髮。并一小巾也。又微笑曰。吾憶及前事。猶爲心慄。

美翠益移就洛孟。以脣貼洛孟吻親之曰。此前事一如惡夢。破吾惡夢者。卽愛神。吾夫真吾愛神耳。遂並肩攜手而歸。次年冬日。天嚮晚。賜士尼伯爵自俱樂部出。途次。行甚速而色甚悅。蓋已在劇場定下坐位。特歸約美翠及高頓往觀演新劇也。時有一丐者跛一足。持一燐寸隨之。洛孟匆匆行。初弗之覺。又恐美翠待已晚。膳駐足欲僱馬車。乃聞此丐急迫之呼聲。時所立處。適在一電燈杆下。洛孟注目一視。忽驚詫曰。噫。此施拉士也。施拉士亦已見洛孟。大慚。左右顧視。似欲覓路潛遁。然仍目視洛孟。唇口翕張。但不能作語。洛孟覺其形狀變換。如隔數十年。雙目深陷。神氣沮喪。昔時妒惡梟狼之態。全已消亡。乃問曰。子得非施拉士乎。丐曰。然。又用袖拭面曰。噫。吾苟知爲君。甯餓斃。必不向君求乞也。洛孟性雖剛烈。然極仁恕。見施拉士落魄至此。心甚憐之。乃略舉手止其行曰。施拉士。爾稍待。爾何乃一寒至此。施拉士太息曰。世人運蹇。殆無有過於我者。今日滴水粒粟未入吾口也。洛孟曰。爾自逃出後。作何事乎。施拉士曰。自彼日至今。吾所作事無一如意者。言

已。揭其帽。由帽內出一污垢之手巾。拭去其枯槁之額汗。洛孟見其髮似在監獄中剪去者。施拉士又曰。吾歷亞美利加西班牙及巴黎。所如輒阻。乃至於是。今似已至末日矣。洛孟正色問曰。爾在夏羅身上。得如許珍寶金錢。又安往耶。施拉士灰敗之面色。忽而紫漲。強辯曰。此謬傳耳。實則無之。洛孟曰。毋欺我。爾得此不義之財。終必失敗。吾不待今日知之。吾今亦不責爾。蓋爾所受之罪。已足相抵矣。施拉士曰。吾誠苦矣。然以吾與夏羅相較。則夏羅之罪。尤大於我。且夏羅曾享受數月之富貴。吾則終於困苦耳。今爾已得志。可毋念前事。吾昔日亦爲一有資本之人。今乃爲丐。更何言乎。洛孟曰。吾亦不念既往。且略助爾。乃出袋中金錢悉畀之。施拉士伸枯瘦之手。就而接受。洛孟復曰。爾可留一住址與我。吾每禮拜中。當畧寄資助爾。施拉士謝曰。上帝祐……洛孟止之曰。不必。但以住址示我。施拉士告之。洛孟嘿記上車而去。既抵家。與美翠接吻時。美翠問曰。洛孟。今日爾遲歸十分鐘矣。曾有何事。洛孟曰。頃遇一當年相識之故人。與立談少時耳。美翠曰。甚奇。然

則今日遇兩故人矣。言時出一名刺。以示洛孟。乃西卑爹拿茂之名刺也。洛孟曰。爾曾見之否。美翠曰。否。吾適外出。遂持刺至寫字檯旁。洛孟問曰。爾將何爲。美翠曰。吾將覓一信封。入此刺以寄還彼耳。